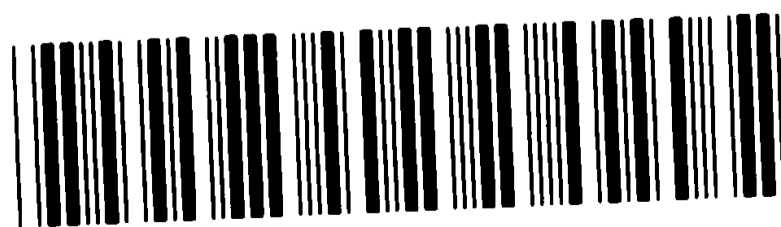


銀漢雙星

張恨水著
蒙壽芝

主色紫羅蘭女士玉影





北师大图 B2353395

銀漢雙星提要

本書係當代名小說家張恨水先生著作，他的筆風與文思，自新聞報上介紹了一遍啼笑姻緣後，可說沒有人不爲之顛倒。一個馳譽京津的名小說家，我們要看他的作品，機會實在不多。本局爲廣讀者伎求起見，特商請張先生將此稿歸本局專刊酬世，想爲讀過張先生的作品者愛讀的，茲將本書內容，提要記錄一二：——

本書是寫一個詩人兼音樂家的一顆最小偏憐的掌上明珠。他是一個天真活潑，聰明伶俐，雅好音樂，酷嗜電影，嬌憨可愛的少女。他因在故鄉的北平校中時，緩歌謾舞的表演了一齣他父親編的無愁仙子的無蹈曲子以後，芳名鵲起，傳誦南北。

後隨父至滬讀書，因應銀漢製片公司要求，始上鏡頭，表演無愁仙子歌劇。

緣是銀漢明星楊倚雲，得識這天真未鑿之少女。後被邀加入公司，與楊因同事而發生情感。

楊素奢侈，識李後，因益感窘困。致愛李的一片真誠，被幾個肯化錢的妓女用金錢引誘而征服了。初猶敷衍李，最後因細故而遺棄了她。

李原本是個無愁女兒，爲了電影熱，平白的惹了一場煩惱。嘗此世故，就辭職與伊父隱居於綠柳成陰的徐家匯路一個極端。小樓一角，深居讀書，閑來一闋清歌，排遣積悶。一天，楊挾妓過此，聆秋風歌，知爲傷心人的傳心曲，不忍卒聽，自慙遁逸。

張先生曲折寫來，繪聲繪色；尤其是能夠體貼書中人的身份，描寫出各人的性個。寫到細膩處，一些不以詞礙情；寫到簡略處，最逗人耐味尋思。卓絕一時，的是名手。凡讀過張先生作品的，尤宜人手一篇。

銀漢雙星序

自來以說部改編影劇者。多著非常成績。然必作者與演者並爲世重。斯能相得益彰。如今之銀漢雙星者亦其一也。銀漢雙星本屬說部。出當代大小說家張恨水先生之手。先生詩詞文章。卓絕一時。說部尤爲世所推崇。蓋先生足跡遍中國。閱世甚深。故能胸有邱壑。於社會人情風物。俯拾即足。天才卓越。富於學問。故信手拈來。悉成妙諦。其能名垂南北者。非偶然也。銀漢雙星一書。成於民十八。時不佞方主華北畫報筆政。乞稿於先生。先生固亦嗜影成癖者。因慨然爲著此稿。遂期刊載。年餘而畢。書中狀影界軼事。繪聲繪色。栩栩如生。讀者皆愛不忍釋。華北畫報之能薄負時譽。膾炙人口者。得先生此稿之力爲多。書既成。先生復笑謂不佞。子業影有年。他日苟製片。曷以此稿一試如何。明年羅

明佑先生創聯華影業總公司於香港。設分處於上海。努力於國片復興運動。召不佞司其事。時有聲電影。風靡南北。而聯華獨以默片雄於時。顧聯華非不能製聲片。徒以聲片重歌舞。必其歌舞能人所不能。斯爲難能而可貴。然環顧影界。其能以歌舞勝人而又色藝雙絕者。有幾人哉。今年春。紫羅蘭女士自南洋歸國。謁羅先生於港寓。紫女士驚才絕艷。天賦歌喉。其能名震國內。譽播海外者。蓋亦非偶然也。羅先生因遽然而起曰。吾欲製聲片。必如紫羅蘭女士者。姑可以一試乎。紫女士固亦早有志於銀幕者。聞言欣諾。因與訂約。並囑不佞爲編一聲劇。而不佞乃以張恨水先生之銀漢雙星進。銀漢雙星中狀一活潑天真之少女。以擅歌舞而獲譽於時。與紫羅蘭女士性格條件。無一不恰相符合。然則雖謂張先生此書爲紫女士而寫。亦無不可矣。稿成。經羅先生審定後。乃聘名導演史東山先生任導演。復以當代最負盛名之明星金燄先生爲之合演。片中歌舞與情節兼重。服

裝佈景。亦務求美善。慘淡經營。六月而成。公演之後。果著非常之成績。得世人贊賞。是則非但張先生所望不虛。紫女士有志竟成。而不佞之賤名。亦將附驥以傳。幸何如之。今大眾書局刊發銀漢雙星單行本。囑不佞一言以爲介紹。因述其緣起如右。

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五日朱石麟謹識

銀漢雙星序

銀漢雙星 回次

第一回 楚楚歌聲詩人娛老……盈盈舞態仙子無愁

第二回 嗜影成迷嬌娃落髮……逢場作戲浪子傾心

第三回 緘雪分甘梅香襲齒……染指作東絮語撩人

第四回 令色令儀燈前豔影……亦真亦幻畫裏情儔

銀漢雙星回次

二

第五回 樂舞未央玉山頽矣……情懷莫逆兄妹爲之

第六回 月上花梢來聽試曲……塵飛陌上笑咏同車

第七回 滿榻芬芳小樓且住……一天風露午夜何之

第八回 倩影雙棲黃金鑄愛……柔腸寸斷白柬書愁

第九回 惆悵秋風寓言却扇……淒涼落月影事成圖

第十回 銀漢同離雙星割席……玉樓重閉少女歸心

銀漢雙星

張恨水

第一回

楚楚歌聲詩人娛老
盈盈舞態仙子無愁

錦瑟年華感逝波。人間亦自有天河。可憐憔悴黃花影。一曲秋香子夜歌。
帶一分愁便有情。依人小鳥可憐生。何期轉作三秋扇。也向西風訴不平。
不必張徽告素琴。何須鑄錯怨黃金。只愁五尺紅絲弱。難繫王郎鐵石心。
畫裏眞眞似舊不。芙蓉出水若含羞。應教解得相思味。別是人間一段愁。

這四首七絕。是小子春窗無事。花影扶欄之際。偶然有所感觸。信筆寫來的幾句詩。這種詩。一時遊戲。原說不上好壞二字。但是這一非咏古。二非書懷。却說的是電影界中。一件小小風流公案。倒也新鮮別致。人所未道。本來道途傳說。

眼前並無此人。但人間故事。只要說得有味。不妨妄言妄聽。聊以解嘲。又何必問其有無呢。古來許多風流佳話。都是社會上捏造的。到後來偏有人找出一件似是而非的事去印證。倒像真有其事一般。就惹了一班書呆子。賠了不少眼淚。添了不少歡喜。其實還不是憑空樓閣。大家自造一種幻象來種魔嗎。小子這四首七絕。正也不外乎這個例子。至於我所以特地寫出來。就以爲這事有些趣味。將來有人把這事去攝製出片子來。也是一件銀幕佳話。小子一遍遍嘮叨。與有榮焉了。這話從何說起。其事不遠。傳說就發生在近代北京。是民國某年間。四海昇平。八方無事。住在北京城裏。有一位詩人李旭東先生。讀書之餘。無可消遣。常常自己編了一些詞曲。譜入絲管。自歌自唱。倒也有趣。因爲他的體裁。套自西廂一類的文字。只重白描。不重詞藻。却也雅俗共賞。他年近五旬。沒有兒子。只有一個最小偏憐的女兒。她名字叫李月英。在那個時候。已經是十四歲。因

爲她自小聰明。年紀雖小。已經在女子中學二年級了。所以她父親編的詞曲。她全能領會。而且她受了父親的遺傳性。最愛音樂。常拿着父親調弄的琵琶笛鼓。仿效起來。居然能合節奏。尤其是她生了一副嬌滴滴的好嗓子。把她父親編的詞曲。一唱起來悠揚婉轉。十分動聽。李旭東先生。是年將半百的人了。摸着鬍子唱那風花雪月的妙歌。究竟有些不大合式。現在月英唱得很好。正可替他代勞。因此他編了新曲子。自己將曲譜訂正。就傳授給月英唱。自己只拿着琵琶彈起來。與歌聲相和。這一天。李旭東編了一支玉梨香的曲子。坐在綠槐陰下。教月英來唱。旭東抱着琵琶。坐在一把青藤椅上。月英却坐在階沿下一塊白玉石上。手上拿了一朵玫瑰花。只管送到鼻尖上去嗅那香味。這個時候。太陽正當中天。那槐樹上的新綠葉子。被熱烈的陽光曬着。更顯着清淡。由槐樹裏穿過來的南風。擺動着院子裏的盆景。有幾盆未全謝的紫丁香。被風吹着。向綠陰裏散着餘香。

讓人聞着。精神爲之一爽。李旭東迎着風將琵琶調了一調絃子。覺得音調很是和諧。便道。月英。你現在應該全會唱了。我不教你。你一個人唱着試試看。月英將左手執着玫瑰花。右手把花瓣扯下來。將指頭彈着。把袖彈去。彈了一瓣。又彈一瓣。一朵玫瑰花。都讓她彈完了。直讓父親問他。他才把手上的花枝兒扔去。笑道。人家不願意唱。老是要人家唱。說畢。將身子一扭。李旭東道。你唱罷。你若唱得一點兒不錯。今天晚上。我帶你到真光去看電影。月英聽了這話。將身子一跳。三步兩步走了過來。伏在他父親的背上。兩隻脚接二連三的跳着。笑道。好極了。今天晚上。真光是李麗吉舒姊妹倆的亂世雙姝。聽到這個消息。我早想去看。您這一說。正猜着我的心事了。說畢。將頭自李旭東的左肩上伸了過來。笑着問道。真的嗎。可不能冤我。說時。又用手去撫摸他父親的頭髮。李旭東笑道。你別淘氣。我自然會帶你去。月英聽說。便在屋子裏。找了一張小圓凳

子。放在父親面前。自己坐在上面。兩隻膝蓋挺起。兩隻胳膊。撐了膝蓋。上面比齊兩掌。伸開托着下頰。掩着蘋果般的兩頰。笑道。爸爸。您瞧這像那個電影明星。像不像愛麗絲。李旭東道。你還是這樣淘氣。我不帶你去看電影了。月英聽了。連忙放下手來。便笑着唱道。圓圓的月亮。照着東牆。李旭東道。慢來慢來。我還沒有彈起來哩。他又調了調絃子。於是父親彈着。女兒就唱起來。那曲子是。

圓圓的月亮。照着東牆。柔軟的南風。吹起玉梨香。記得去年今日。度蜜月光陰快樂的我倆。我倆。我倆。手挽手兒。靠在欄干上。他道我是梨花。我說他是月亮。這般的花香。都爲月光照在花身上。

清涼的月亮。過了迴廊。角門外的夜風。吹散玉梨香。不道今年今夜。只有一個影兒橫在紗窗。紗窗。紗窗。隔着夢兒。空把他來想。開窗望着梨花。

梨花不見我倆。怎能像那月兒。照着儂家也照着戰場上。

一隻曲子唱完。只聽見當着院子門的屏風後。一陣鼓掌之聲。接着轉出一個人。笑道。唱得好。唱得好。李先生編的曲詞。和李先生彈的琵琶。已經是好的了。加上密斯李體貼曲詞。唱得這樣清涼婉轉。實在好聽。一看那人是羣英學校的教務長陶素行先生。他也就是李月英的老師。因為她正在這個學校裏讀書呢。李旭東放下琵琶。站起來笑道。日子很長。悶着無事。我又懶得出去。所以把我新編的曲子練熟。爺兒倆自彈自唱起來。陶素行笑道。我向來只知道密斯李。舞蹈得極好。我還不知道她有這樣的技能。唱得這好的歌曲。敵校下兩個星期。要舉行遊藝會。李先生能不能給令愛編一齣舞蹈的曲子。加入遊藝會。有了李先生編的脚本。加上密斯李的歌曲和舞蹈。這真可以說是李氏三絕。那天一定博得觀衆盛大的歡迎。李旭東笑道。當然可以。我是不要報酬。可以趕辦起來。不過她是一個

電影迷。有什麼事找她。她就要人家請她看電影爲交換條件的。陶素行笑道。小事小事。隨便那一天。都可以照辦。說時。便走到月英面前。伸手撫摸着她的頭笑道。你愛看電影嗎。可惜你不生在美國。若是生在美國。憑你這種天真爛漫的樣子。就可以去作一個明星。月英得着先生這樣的誇獎。將右手的食指。比着嘴唇。把一雙亮燦燦的眼珠。望着陶素行。只是傻笑。陶素行携着她的手道。你要看電影嗎。今天晚上。我就可以請你到真光去。李旭東道。今天晚上是我的東了。你要請。就另擇吉期罷。月英接過陶素行手上的手杖。將手杖在地下隨意畫着。低着头道。陶先生既然請我。自己又要陪着去。雖然花了兩張票。實在只有一張票是請我。我倒是不受人陪着去。最好是……陶素行不等他說完。便接着笑道。最好是我不必去。我自己的那張票省下來。轉送給你。對也不對。月英扔了手杖。兩隻手執着陶素行的兩隻手。接連跳了幾跳。笑道。陶先生真的嗎。多謝。

多謝。陶素行道。我不但送你兩張。我要送你五張呢。月英道。那更好了。別在院子裏站着。請到屋子裏去坐罷。李旭東對陶素行笑道。怪不得在社會上辦事。總要送禮。你看你的禮還沒有送來。只是口裏這樣說一句。已經就有被請到屋子去坐的資格了。陶素行笑着和他爺兒倆一路進去。坐談了一會。告辭走了。到了晚上。月英果然隨着父親上真光去看亂世雙姝的片子。回得家來。桌上放着一封信。下面署着陶緘二字。月英看見。一把便搶在手裏。李旭東笑道。不過幾張電影票罷了。你何必做成這個樣子。我見了。也不會就要你的。月英拿着信。將手放在背後。笑道。也許多了。您要留幾張呢。倒不是要我的。您怕我有了電影票。就會天天去看。所以一定會拿起來的。李旭東笑道。你倒是不打自招。你既然知道這一層。我就不留下你的了。月英將信交給父親拆開。就靠着她父親同看那信。打開來果然是五張真光的影券。月英歡喜的了不得。李旭東因為亂世雙姝這

一張片子。要映一個星期。票子就交給月英。這六日之內，她是不會去的了。誰知到了次日。月英等不及晚場。日場她就復看去了。看過之後。回來吃晚飯。吃了晚飯。休息一會。她又去看第三次。晚上十二點鐘回來。李旭東才知道他去了真光劇場。因道。月英。這張片子。你很愛吧。看了兩次呢。月英笑道。您還不知道。我看了三次了。明晚上再去看一次。也許我就夠了。李旭東笑道。除非研究電影的人。把看電影當上課。不然。沒有把一張片子看上四五次的。月英道。也許我就是上課呢。將來我學會了演電影。做起大明星來。咱們就發財了。那個時候。您也不要當教員。咱們就一塊兒出洋去遊歷。第一。自然是先到美國。到了美國。我就用中國明星的名義。到荷里塢去參觀。你瞧。那個時候。許多明星。都要來歡迎我了。李旭東笑道。還沒睡覺呢。別說夢話了。李先生雖然這樣笑她。可是李小姐心裏。真有一點明星迷。說的話。好像是鬧着玩。她心裏未嘗不

想辦到。這個程度。到了次日晚上。她因此又耗費了一張戲票。去看第四次的亂世雙姝。後來到了學校裏去。同學有看過這張片子的。和她一談起來。誰也沒有她那樣熟悉。她不但是口裏說。而且手裏還帶着做。在課堂上。先生下了課。同班的學生。都不下課。笑着說道。密斯李。密斯李，電影表演。電影表演。月英聽到人家這樣說。她一定就站到講台上去表演。有一天。她在講台上表演賴婚片。安娜和那私生子施洗禮的一段。也不知道在那裏借來一個洋娃娃。她環住左手。將孩子環抱在懷裏。用一個大茶杯斟了一杯茶。放在講台的桌子上私私的摸了一點茶水在眼皮下。像流淚的樣子。用右手濺了幾點水。滴在洋娃娃的頭上。自己昂着頭。張着嘴。望着天花板。聳着肩膀。只管嗚咽着。這時。用着個同學裝着女店主。隨便的坐在位子上說道。你這孩子不中用了。四肢都冷了。她聽了這句話。發了狂似的。哭着用臉去亂親那洋娃娃的臉。洋娃娃抱的是格外的緊了。又

執着洋娃娃的小手。伸到嘴邊。嘴是極力去呵熱氣。課堂上這些天真爛漫的女郎。倒認爲是事實。一齊僵着後腦勺子。對講台上望着。有幾個是真流出淚來。課堂上倒鬧得鴉雀無聲。靜悄悄的。恰好這下一堂課。是國文。乃是陶素行帶的課。他夾着書本子走進課堂來。見學生坐着很斯文。很是奇怪。向前一看。原來月英站在講台上。正表演得入神。自己也站住看呆了。月英一抬頭。是先生來了。將洋娃娃向桌上一扔。便跑回自己位上去。堂上的學生。這才一陣鬨堂大笑。月英紅了臉。搭訕着翻書。打開桌上的抽屜板。把臉藏在板後。不敢望着陶素行。總怕他爲了這事。要申斥幾句。不料他只說了一句頑皮。接上講書。就把這件事揭開過去了。從此以後。月英表演電影越發是出了名。同學和她取了一個綽號。叫做電影迷。不多的日子。羣英學校裏就要開游藝會了。李旭東因爲受了陶素行的重託。給他們編了一齣無愁仙子的舞蹈曲子。李旭東爲着學生容易練習起見。

逐日親自到羣英學校來導演。那戲裏的無愁仙子一角。就是月英擔任。過了一個星期。遊藝會正式開幕。李月英學的無愁仙子。也就完全純熟了。學校裏因爲她表演電影是有名的了。特意把這無愁仙子。擱在遊藝正熱鬧之時候表演。表演的地點。在大禮堂。又是游人最多的所在。這個舞蹈曲的情節。是一個無愁仙子。看到人世寂寞。吩咐春風姐姐到人間去。吹噓一陣。春風姐姐下了凡。花姐姐都來了。蝴蝶姐姐也來了。於是無愁仙子降到人間。給許多女郎。快樂舞蹈一會。春風姐姐忽然狂舞起來。她把花姐姐全帶了去。剩了無愁仙子。和兩個蝴蝶姐姐。依然感到寂寞。唱了一個很悲哀的曲子。然後閉幕。月英在這舞蹈曲裏面。有四五次舞蹈。還有兩段獨唱之歌曲。博得許多的彩聲。尤其是她那婀娜的身材。穿着淡青色的古裝衣。披着漆黑的一把頭髮。一舞起來衣裳飄動。活潑極了。月英本是一個圓圓臉兒配着一雙烏珠似的眼睛。一帶着笑容。便覺春風滿面。她是

臉上能有表情的人。比別一個舞蹈的女孩子。更加一層好處。所以那些參觀遊藝會的人。沒有不得着十分愉快的。舞蹈完了。演台的紫幕。已垂下來。看的人。覺得正到好處。忽然停止。十分可惜。就轟天轟地的鼓掌。演台上的指導員。被催不過。又要求月英再演一段。繡幕重開。她又把最後的那一段表演了一回。表演已完。大家依然是鼓掌。於是月英含笑走到演台的當中。兩隻手牽着長衣的裙擺。身子向下一蹲。向台下道謝。就在這時。幕垂下來了。這一來。大家都感到餘味不盡。以爲月英的動作。處處都含有美之意味。自從這一次遊藝會開會之後。無愁仙子的曲名。和密斯李月英的芳名。同時喧傳於教育界。凡是教育界有什麼遊藝會。必定邀李月英去表演無愁仙子。李月英不能個個遊藝會都到。於是別的学校裏。也抄了這無愁仙子的歌曲去排演。可是據看過月英舞蹈的人說。別的歌曲。不能說定是誰演得最好。但是無愁仙子這一齣無蹈曲。誰也不能賽過李月

英。因此知道有無愁仙子的。就無人不知道李月英了。當那太平時候。交通便利。大概南北各處穿的衣服。是以上海爲轉移。可是文化上的種種運動。無論是那兒。都以北京爲轉移。這時北京各校的舞蹈曲初興。外省少不得要來學樣。李月英主演的那齣無愁仙子。也就由北京而南。大家都仿演起來。要說仿演得最快的。當然是上海了。有那知道這曲子來源的。都贊一聲李月英。因此李月英三個字。也由北京傳至數千里外去。而小小一段銀幕佳話。就從此產生了。要知怎樣產生之法。且聽下回分解

銀漢雙星

張恨水

第二回

嗜影成迷嬌娃落髮
逢場作戰浪子傾心

却說李月英創作了無愁仙子而後。聲名鵲起。連上海方面。也知道他的芳名了。大家又知道她的藝術。是父親一手培植出來的。更欽佩李旭東先生。是一個藝術家。這個時候。恰好上海的江南大學。少一個文學教授。同時中外女學校。也少了一個音樂教授。不約而同的寫了信給李先生。請他南下。去充任這一席。李旭東把京滬兩方的束修一比較起來。覺得是彼善於此。因此便把行裝收束。準備帶在女兒南下。月英得這個消息。比她父親能多掙錢。還要快活幾倍。眼見不多久。的時候。就到那個花花世界的上海了。她每天和父親閑話的時候。便要問父親

。那一天動身。李旭東因爲在北京多年。既然要定。收束的事。自然不少。所以動身的日子。總不能一定。李小姐可真急了。自己兩件小小行李。取了又打開。打開又收起。倒有四五次。老早的買了一蒲包水菓，預備帶到火車上去吃的。後來水菓吃光。連蒲包都不見一點渣兒了。動身的日子。還沒有定。她索興不問父親。那一天走了。常是鼓着那小嘴。李旭東笑道。你又不等着到上海去會什麼親戚朋友。上海也沒有什麼重要職務。等着你去充任。你爲什麼要這樣着急。月英道。既然要去。早早的就去。爲什麼要遲了又遲呢。我是早寫了快信。告訴我幾個老同學去了。老同學不着我到。還要說我失信呢。李旭東笑道。你着急的理由。就是爲這個嗎。你真是願意着急了。我要知道你是這樣等不及。我就不老早告訴你。免得惹你這樣麻煩。月英鼓着嘴。坐在一邊。用手去擰衣裳角。眼光也不望着父親。口裏可就說道。不走就罷。我不再問你老人家幾時走這一句話了。李

旭東道。你打一個電話。問一問東車站看。到浦口的通車。是幾點鐘開。月英道。忙什麼。早着呢。李旭東笑道。就該走了。怎麼還不忙呢。月英道。就要走了嗎。是那一天呢。請您告訴我一個日子。李旭東用手點着她笑道。這可是你輸了。你剛才還說不再問我幾時走了。怎麼不到五分鐘的工夫又問起來呢。月英聽說。一跳兩跳的。跳到他父親身邊。兩隻手捉着她父親一隻胳膊。舉將起來。自己就把腦袋伸到父親脅下。扭着身子。半哭半笑的道。您冤我。那不成。您非快走不可。不然。我一個人先搭火車走了。李旭東有他女公子這樣嬌憨可愛。不忍太拂她的意思。就趕着料理一切。不到三日工夫；各事粗粗就緒。就帶了月英。搭了火車南下。李先生在上海雖有許多好友。但是一下火車。就把行李挑到朋友家裡去。總不是個辦法。因此先就在大東飯店。先開了一個房間。洗了一個澡。又吃了一點東西。依着李先生。就要帶月英去拜訪朋友。月英道。又不是我的朋友。

我不去。李先生道。留下你一個人在這裏。不悶得慌嗎。月英道。不要緊。我一個人會去瞧電影去。李旭東笑道。胡鬧了。坐了兩天的火車。剛剛休息。就要去瞧電影。被人聽見說了。真是笑話了。李月英笑道。我老是聽見人說。上海的夏令配克戲院不錯。我是急於要去看看。我在報上看見。多情英雄這張片子。就只演今天一天。明天就要運到外埠去了。我不去看。豈不要錯過。李旭東笑道。上海騙子多。你到這兒來。人生面不熟。可仔細被騙子拐去了。月英笑道。拐子拐我。咱們是北京來的。不含糊。李旭東笑道。不要說咱們了。到了上海來。要說促篤才時髦呢。當李旭東還要望下說時。月英已經悄悄的走出去了。李旭東以爲她既願意看電影。也就隨她。當天他拜訪了一下午的朋友。有幾個熟朋友。知道他帶了女公子來的。便問女公子何以不見。李旭東笑着把原委告訴了。大家都笑着道。這了不得。一到上海。什麼事不辦。就去看電影。可想到她真愛這件事。上海朋

友裏面。不少的電影迷。可是迷到她這種程度的。真還不多見呢。現在上海各電影公司。正在紛紛的搜羅人才。李小姐這樣喜歡電影。一定極內行。若是也加入他們公司裏。一定要成一個明星的。李旭東聽了他朋友的話。也只是笑笑。當日他回大東飯店的時候。月英早回來了。自己手上拿了一本電影雜誌。躺在沙發椅上看。沙發椅旁邊茶桌上。又疊着三四本電影特刊。她見了父親回來。便舉着手上的雜誌。一直伸到臉上。笑道。爸爸。你瞧瞧。這全是新出版的。若是在北京。至少要一個星期後。才看得見呢。李旭東皺着眉道。瞎。你真是無事忙。我的事多着呢。那裏有功夫瞧這個。月英碰了父親一個釘子。鼓着小嘴。坐到一邊去了。李旭東見月英是這樣貪玩。心想這上海地面。不比北京。總要檢點一點的好。因此就趕快在學校附近。賃了所兩樓兩底的房子住下。一面就設法把月英送到中外女學校。插進相當的班次去讀書。恰好這個女學校

。又正是注重美術。鼓勵學生精神活潑的。同班的學生。都和月英說得來。她們本來就學過無愁仙子這一套歌舞劇。現在發明這事的李氏父女來了。正好看原來所演的怎樣。所以不到第三個星期大家就鼓動月英表演了一回。表演之後。大家覺得與衆不同。都說一聲好。恰好她同班裏面。有幾位雪影家的姑娘。把這事就緩緩傳到電影界裏去了。這個時候。上海有個銀漢製片公司。資本還算充足。辦影片辦得稍稍有點成績。因為在攝製正片之外。要另攝些新聞片子。正在四處搜羅相當的材料。聽到發明無愁仙子的李女士。現在到了上海。以為要請李女士在鏡頭前表演一回。比攝製那些老戲。就要強十倍。因比就委託了公司裏一個經理人李介梅去見李旭東。徵求他的同意。李旭東是個極開通的人。對於這種要求。當然不會拒絕。便許了稍緩一二日。親自帶月英到公司裏去攝影。好讓月英參觀電影公司的內幕。李介梅笑道。李小姐若能到我們公司裏去。我們是竭誠歡迎。

的。請李先生給我一個的實日期。李旭東笑道。這個的實日期。我是不能代她指定的。必得當面問她自己。說明。便讓人把月英叫了出來。給她介紹道。我給你介紹一個極願認識的人。這是銀漢電影公司的經理李介梅先生。月英走上前來。笑着對李介梅一鞠躬。她穿的是一件杏黃色的明星布的旗袍。細細的腰身。短短的衫袖。非常靈巧。胸面前挖着四方的套領。露出脖子下一塊如雪凝酥的皮膚。在這白皮膚上。掛着一串豌豆大的假珠圈。這個時候。旗袍傳到上海。還不大久。月英這種中西合璧的裝束。非常的觸目。加上面如滿月。配上一頭烏漆似的頭髮。挽着丫角雙髻。黑白分明。非常美麗。李介梅便笑道。密斯李。我們公司。久仰得很。要想你把無愁仙子的舞蹈劇。讓我們攝一張片子。你肯答應嗎。月英笑道。這到是很有趣的事。很願意試一試。可是這幾天不能攝片子。還要等兩天。李旭東笑道。人家請你。你倒真端起來了。你還有什麼要緊的事。還要讓人

家等兩天。月英道：「您不是答應了我。讓我剪髮嗎？我要剪了髮再拍片子。」李旭東道：「你愛那天剪。就那一天剪。爲什麼還要等兩天呢？」月英笑道：「我自自然有一個理由。現在暫不告訴你。說時。用右手一個食指。依次點着左手五個指頭。眼珠一轉。對李介梅笑道：「李先生。你禮拜五來罷。那天就有功夫了。」李介梅道：「不是在府上拍。是到敝公司去拍。我們那裏有玻璃屋子。可以把光線配得勻勻的。然後動手。」月英微微將身子一蹲。做出要跳起來的樣子。笑道：「好極了。那可以提前一天。禮拜四到貴公司去參觀罷。大家不明白她用意所在。且自由她。殊不知她全副精神全注重在一捲新聞片子上。因爲這片子裡面。有一大段片子。是美國最新式的剪髮樣式。無意中。被她在一家影院公司看見了。她覺得這種剪髮。非常美麗。很想也把頭髮剪了去。但剪髮這件事。提倡的人雖多。實行的人還極少。父親的意思怎樣。還不知道。總是問一問好。因此看完了電影。就和父親

商量。不料李旭東很容易說話。月英一提。他就完全贊成。而且給月英建議。應該剪什麼樣子。月英一想。中國人對於剪髮的樣子。並沒有什麼研究。無論如何。不及電影上那種樣子好。可惜看影片的時候。沒有十分留意。不知道怎樣剪法。因此到了第二日。又到電影院去。打算把那張剪髮的新聞片。看個第二回。但是事有湊巧。正副片子完全換了。當她一進門的時候。就看見影告牌上。已經把畫片完全換了。當時就問收票的茶房道。怎麼着。今天換了片子嗎。茶房笑道。小姐你來得正好。這是新片子的第一場呢。月英站在影告牌邊。把牙齒咬着左手一個食指。低了頭好像很躊躇似的。這旁邊正站着一個影院裏的經理。他認得月英是本院的老主顧。而且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李月英。便忍不住插嘴道。李小姐。上次影片。你不是來了嗎。月英道。來是來了。這張片子。我還打算再看一回。經理道。這張片子。我看不大好。有再看的價值嗎。月英道。我倒不是要看正

片子。我是要看新聞片子。經理道。這新聞片子。也不見有什麼特別之處。不錯。這裏面有一段却而司登的步法。攝得很清楚。要學會了。看一回是不成的。要看這片子。倒有機會。現在轉到中華影院去了。月英聽了這話。轉身就走。連忙趕到中華影院來。一進門便問夏令配克轉來的片子。今天演了沒有。那影院裏也不知道她是那裏來的老內行。便一老一實的告訴她新聞片子在內。都是禮拜四演起。她記住了這句話。所以提到要剪髮。她就要看完這張新聞片子以後才辦。別人那知道她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呢。到了禮拜四。她就老遠的去看這張片子。只把新聞片子看完。正片也不要看了。走出影場門。掏出身上的日記本子。把心愛的那一種剪髮樣式。就趕快畫着樣子。記了下來。回得家去。叫了一個理髮匠來。對着鏡子。連說帶比。把那樣子說出來。理髮匠倒是一個高手司務。依着他的話。仔仔細細。給他剪下髮來。這樣剪法。頭髮齊頂心一分。左右下

垂○護着兩耳○後面的頭髮○圓圓的連着頭髮○他那又白又圓的面孔○將黑頭髮兩邊一陪襯○減少了臉的圓週○越顯得俊秀了○從來女子的鬢髮○都是向後攏着的○現在順着髮的勢子○兩耳一托○恰好是向前彎了過去○因之後來學月英剪髮的○就叫着雙鉤勢了○月英始終不脫北方人的氣味○總喜歡穿旗袍○現在又剪了髮○有點像男子的西式分頭○上海人初看到這種裝飾○很覺特別○遠遠地看處○倒要認爲是個未成人的美少年了○她剪髮之後○不到兩個鐘頭○銀漢公司的經理李介梅○正來履約○請李旭東父女到公司裏去參觀○一看見月英新剪的頭髮○光滑烏亮○罩住雪白的臉子○便笑道○李小姐真善於化裝○要是現身銀幕上○真可以更動社會上的視線○現在上海灘上○剪髮的女子也不少了○剪出來○不是一叢涼帽纓子○便和男子的分髮一樣○一點也不美觀○李小姐這個式樣○除了挾髻的累贅○依舊還保存着頭髮的天然美○實在不錯○月英聽了人家這樣的稱贊○不住的用

手理着鬢髮。含着微笑。李介梅笑道。這並不是我當面奉承。李小姐這種裝束。實在是是很美的。我們公司裏。什麼都預備好了。就請李先生李小姐去罷。李小姐也不必再裝飾了。這個樣子去就很好。月英道。去。我是極願意的。不過學校裏和我合演無愁仙子的幾個同學。我爲看電影。忘了招呼她們。今天來不及了。李介梅道。那也不忙。李小姐今天可以先到我們那裏去參觀。回頭就可以請李小姐在燈光下先攝幾十尺單人片子試試。月英笑道。設若我要表演呢。李介梅笑道。那更好了。只要攝得好。就可以插進新聞片子去的。李旭東笑道。你不要太誇口了。人家那裏的演員。誰不是有幾年經驗的。倒要你這一無所知的人。前去表演。人家看那不是笑話嗎。月英被她父親當着客人面前一說。倒很有些不好意思。便在身上抽出手絹。憑空提着兩隻絹角。擋住面孔。把臉藏在手絹後面笑。李介梅道。李小姐精神很活潑。據我看。一舉一動。都藝術化呢。好罷。我們就走罷。於

是催着李氏父女。一同起身。李介梅前來歡迎。是非常誠懇的。所以自己駕着公司裏的精美汽車。前來迎接。這時。三人一同坐着汽車。便直向銀漢公司來。到了公司裏。李介梅先引着他們在客廳裏稍微休息了一會。介紹了幾個辦事的人物。和他們見面。李旭東道。貴公司的導演家王清泉先生。和我倒認識。現在可在公司裏。李介梅道。在公司裏。這個時候。他忙着呢。正在導演一張片子。今天是攝內景。在玻璃屋子裏工作。所以沒出去。月英笑道。這正是機會了。李先生。你能引我去看看嗎。李介梅道。那有什麼不可以。這張片子。名叫苦海回槎。是說一個失戀的青年。經過一番情場的苦惱。忽然醒悟過來。解脫了一切。劇旨倒是很沉痛。今天正是攝那個少年失戀時候。最吃緊的一段。月英聽說。馬上站起身來。笑道。那末。我們就去參觀罷。不要把這一段精彩的地方失掉了。李介梅見客都站起來了。當然不便坐着。只好站起來引道。將他們引到攝影的地方來。

○恰好這個時候。在休息之間。一羣男女演員。都圍坐在兩架攝影機邊下。大家說說笑笑。李介梅搶上一步。先去知會了一聲。只見人叢裏走出一個胖子。禿着頭。圓圓的臉兒。額角上還列着一層汗珠子。身上穿了灰嗶嘰長衫。可是斜捲着兩隻衫袖。左手食指中指之間。夾着大半截雪茄煙。他一見李旭東。早笑着說了兩聲歡迎。李旭東也點頭爲禮。便笑着回頭對月英說道。就是大導演家王清泉先生了。王清泉走過來。和李旭東握了一握手。李介梅早介紹月英和王清泉說話。王清泉笑道。怪不得李小姐的歌舞劇很有名。今日一見。果然是個有藝術天才的人。李旭東笑道。什麼藝術天才。淘氣罷了。月英却是微笑。眼睛不住向那羣演員裏面看去。那羣演員。也是向月英這邊看來。月英看那裏面。有一個女演員。長得長長的臉兒。前面的覆髮。一直罩到眉毛。身上穿一件圓大襟的短衣服。越發顯得身材活潑。他一雙水光眼珠。流星似的。只向這邊看人。月英常在銀幕上看見這人面

孔的。他叫柳暗香。專演風騷一派的角兒。很有名聲。一向在銀幕上看慣了她。倒像是熟人一般。便對她點頭微笑。柳暗香見他是個小姑娘。也就回了一笑。月英爲什麼笑。却不明白呢。柳暗香身旁。有一個演小生的楊倚雲。正看得入神。他忽見月英向這邊笑來。誤會了。以爲是招呼他。便點了一個頭。月英在一張愛情片子。曾看見他表演得十分沉痛。到如今心裏還替他難受。現在見人家點頭。不能乾受。自己也就點了一個頭。楊倚雲正要藉這個機會。走過來和他談話。那導演家王清泉。又下了命令。開始攝演。這一開演。就是楊倚雲上鏡頭。鏡頭面前是一幕房間影。一張小鐵床。上面用老頭子睡着。他脫了西裝的外衣。光穿着白的襯衫。一根長的領帶子。飄到胸面前。王清泉坐在攝影機邊說。拿着你情人的信。那信寫得是極危急的。於是楊倚雲在褲袋裏。拿出信來一看。發出很苦腦的樣子。背着兩隻手。走來走去。王清泉說。決計走。穿上衣服。楊倚雲於是在

衣架上取了衣服穿上。把脚一頓。似乎下了決心的樣子。又戴着帽子。對壁上掛的鏡子照了一照。王清泉道。床上的病人。要盡量感到病苦。翻身翻身。慢慢的從被裏拿出手來。走的該走了。開房門。病人要緊啦。走的猶豫了。回轉頭來。走向床邊看。不忍走。那導演家一面說。佈景裏的人一面演。這正是吃緊的關頭。月英耳目並用。覺得這很是有趣。看都看呆了。那楊倚雲表演情人遭危困。不能不去。又覺得老父病體垂危。萬難走開。直演得徘徊不定。有肝腸寸斷的神情。月英看了。見事情通真。幾乎要流下淚來。一會把這一幕戲攝完。這一天的工作是算完了。大家簇擁着走過來。王清泉便對月英道。李小姐。我介紹你和幾個明星相見罷。於是引着月英男女演員。一一相見。見到了楊倚雲。他取下帽子。深深的一鞠躬。笑道李小姐。我久仰你的大名了。今天遇到。非常的榮幸。剛才表演的。見笑得很。月英含着微笑。略略謙遜了幾句。這時。王清泉趕快把佈景

撤去。請月英個人站在鏡頭前。攝了一捲片子。當月英攝影之時。楊倚雲站在攝影機邊。呆呆的看。手上的帽子。落在地下。脚不住踏着。自己一點不知道。惹得大家笑起來。但由此一笑。楊李却成了朋友。要知如何成交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銀漢雙星 第二回

銀漢雙星

張恨水

第三回

絨雪分甘梅香襲齒
染脂作束絮語撩人

却說月英在鏡頭前拍照。楊倚雲老遠的望着。人都望呆了。他手上本拿着帽子的。帽子落在地下。用脚踏着。一點也不知道。所以在場的人。看見他這種情形。都不由得闐然一聲。笑了起來。楊倚雲初還不知道。後來看見大家都望着他脚下。低頭一看。才醒悟過來。一面彎着腰去拾帽子。一面笑道。我從來沒有看見初上鏡頭的人。有這樣自在的。李小姐這樣態度自然。我實在佩服。在這大家笑語聲中。月英的相。已經攝完。走了過來。不由對楊倚雲一笑。楊倚雲微微鞠了一個躬。因問道。密斯李。聽到說明天要到敝公司來攝一幕無愁仙子。有這話嗎。

月英道。是的。可是恐怕演不好。楊倚雲道。客氣話。客氣話。我想密斯李不但可以攝那種小片子。就是正正當當的來攝片子。一定也不會壞。我看密斯李一定在北京拍過片子。不然。沒有這樣穩重。不要是個老內行。來冤我們吧。月英聽人家這樣恭維他。不住的憨笑。對楊倚雲微微搖頭道。我實在不懂。不信。就請楊先生問一問家父便知。楊倚雲笑道。縱然沒有拍過片子。也是對電影很有研究的。密斯李。你也願從事於電影事業嗎。月英笑道。很願的。但是我一點經驗都沒有。他說這話時。聲音很細。幾乎聽不到。說完。他又拿起手帕。來蒙住他的臉。似乎又有一點害臊的樣子。楊倚雲見他天真瀟灑之中。略略帶點兒女子態。非常有趣。只顧跟着月英說話。不覺一路走到客廳裏來。大家坐下。楊倚雲也坐下。他們的導演員王清泉看見楊倚雲那樣得意忘形的樣子。心裏可就想着。要把攝影機放在他和她之前。攝出來的片子。真是優於內心表演的了。心裏這樣想着。

○眼睛就不住的向二人身上打量。楊倚雲看見。未免有些不好意思。只得對客告辭先走了。這王清泉一見月英之後。認爲是一個很好的電影演員。極力想把她羅致在公司裏。不過人家是一個小姐。並不要謀什麼職業。要她來演電影。完全是興趣問題。不過這事也不難。看她的情形。見楊倚雲呆頭呆腦的跟着。倒並不討厭。他兩人一定可以說得上的。不如就利用楊倚雲把她引進公司來。這樣想着。到了次日月英帶一班同學來演無愁仙子之先。却特意和楊倚雲打電話商量。讓他來當副導演。幫助引這班女孩子上鏡頭這個差事本來就不錯。加上楊倚雲對於月英。已經一見傾心。只恨沒有機會來接近。現在當副導演。就可以隨時找着月英談話。既可公開又極便利。論起機會來。真沒有比這再好的了。馬上換了一套極漂亮的西裝。臨時趕到東亞大理髮館。理了一個髮。而且買了幾條花綢的手絹。隨插在各衣袋裏。領襟鈕眼裏。也插上一朵晚開的玫瑰花。楊倚雲修飾停當。手上

拿了一根軟籐司的克。便坐着包車。直到公司來。這時。李月英帶着一班同學。正在化裝室裏化裝。楊倚雲先到休息室裏和王清泉談話。王清泉見他穿的深藍色的褂子。雪白的襯衣上。又懸着一條大紅領帶。便笑道。漂亮啊。今天……楊倚雲不等他說完。先就笑道。今天我高升了。升了副導演。當然是要換一套新衣服到任。這有什麼奇怪。王清泉道。既然如此。我希望你多多賣力。把這個無愁仙子導演出來。讓人看了。真要是無愁仙子才好。楊倚雲道。那樣說。王先生不管了。王清泉笑道。楊先生若是肯負責。我就不管。但是希望你對全體負責才好。不要注重一個人。楊倚雲忍不住笑。便搭訕着抽煙捲。因為休息室裏。找不到火柴。便走將出去。越走越遠。不覺走到化裝室來。這裏的化裝室。劃為兩大部分。一部分是男化裝室。一部分是女化裝室。兩室之間。只有一間小小的過道。楊倚雲背着兩手。只在過道裏徘徊着。只見女化裝室的門一開。一陣笑話之聲。

跑出好幾個小妹妹來。當頭一個正是李月英小姐。他已經換了綠紗的舞衣。短頭髮上。勒着一串水鑽花瓣。手裏捧着一個五彩小匣子。帶笑帶跑。楊倚雲出於不備。一刻工夫。閃避不及。二人撞了一個滿懷。月英哎喲一聲。那匣子落在地板上。匣子蓋一打開。又是唏哩哩一陣響。却撒了滿地板的小紙包兒。仔細看時。却是許多花紙包的糖菓。後面那幾個小妹妹。也是換了舞衣的。看見月英撞了人。糖菓灑了遍地。却只在後站着。不肯上前。楊倚雲碰壞了人家的東西。未免有些不好意思。便俯着腰。要給月英去撿。但是當他彎着腰的時候。月英正也彎腰去撿。楊倚雲口裏。本來就在說對不住。對不住。恰好在這對不住聲中。兩人的腦袋。又撞上了一下。月英碰在頭頂上。又有頭髮護着。倒不覺得甚痛。楊倚雲可就碰在額骨上。這一下子。可撞得他眼睛發黑。痛入肺腑。站立不住。便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下。那幾個小妹妹。都糾在一處。笑了起來。月英覺得也有些不好意思。轉

身就走。這一羣小姐。就如一窩蜂子似的擁進女化妝室去了。倚雲坐得定了一定神。然後才把地下的糖菓。一粒一粒全撿起來。放進匣子裏去。剛剛撿完。偏偏遇到一班同事的。從男化妝室裏出來。見楊倚雲手裏捧着一匣打開了的糖菓。大家不由分說。一個人伸手過來拿幾塊。楊倚雲擋住了左邊。右邊已經被人拿去。擋住右邊。左邊又被人拿去。口裏拚命的喊。人家的。人家的。不能動。不能動。但是來勢很猛。不一會工夫。搶去了大半匣。楊倚雲兩隻手。抱着兩個匣子。極力的向懷裏藏着。而且彎着腰來掩護。這才把難關打過。便趕緊站到女化妝室門口。交老媽子送了進去。楊倚雲站在門外。只聽見裏面說道。喲。這一盒糖菓。都吃完了才送來嗎。他聽了這話。是有些不好意思。但是又不能爲了這事進去申辯一番。只得先行閃開。一會兒工夫。王清泉親自到這兒來。請這些小姐出去拍片子。楊倚雲在攝影場上。和月英見面。早取下頭上一片瓦的軟帽。給她一鞠躬。

○笑道。真對不住。那一盒糖菓。讓同事的鬧着玩。拿了一大半去了。月英見他穿了雪白的襯衣。披着一個紅領帶。精神抖擻。那態度又極爲謙和。很可以讓人軟化。因笑道。那是很小的事。何必掛齒。楊倚雲趁着這個機會。就和她牽連不斷的話說。月英因爲他先告訴了。是副導演。少不得要聽他的指揮。當然也是話必答。因此一來。兩人倒顯得很是接近。王清泉他也是一個喜歡鬧着玩的人。索性由楊倚雲去指揮月英一個人。他却照應其餘的女孩子。這一張短片子導演下來。楊李二人。就熟識了好多。到了導演完畢的時候。楊倚雲笑問月英道。密斯李什麼時候在家。我可以過去奉看嗎。月英道。除了禮拜。每天四五點鐘。從學堂裏回來。總在家的。楊倚雲道。明天不是禮拜。我去奉看。當然可以見着密斯李的了。月英手上。提着一把綢傘。他用手撫弄傘柄上的穗子。低了頭笑道。很歡迎。說畢。一扭轉身軀。就和一班同學走了。楊倚雲看月英那種神氣。絕沒有

絲毫討厭之意。心裏很是愉快。到了次日下午。他就跑到玉蜂糖菓公司去。要買上等的糖菓。可是挑來挑去。要買昨日月英所吃的那種糖果。竟找不出來。挑了半天。也不好意思不買。就把那一塊二角錢一磅的十錦糖果。隨便要了一磅。心裏一想。她吃的那種糖果。恐怕是外國貨。本國公司裏。大概買不到。不如到百貨公司去看看。也許那裏有好的。他本來賃了一輛小汽車。自己開着跑。因為當明星的人。不會跳舞。不會開汽車。那是一種耻辱。所以楊倚雲對於開汽車也很在行。他跳上汽車。只是將車機一轉。不到幾分鐘功夫。就到了百貨公司。將汽車停在門口。自己一直就向第三層樓食物部來。找到夥友。就問有頂好的糖果沒有。夥友道。有好的。不過要六塊錢一盒。楊倚雲聽說價目這樣大。先就有三分願意。就叫夥友拿來看。夥友打開玻璃櫥。捧出一個一尺上下長方形的匣子來。匣子外面。是一層鵝黃細綢。中間有漏花。鬆鬆的裹着。未曾捧到面前。早有一

陣馥郁濃香。襲人鼻端。黃綢的上面。繫有釘扣的活帶。只一拉。帶子鬆了。解出來裏面是一層玻璃紙包着匣子。匣子上印了五色水彩畫。用金線滾着匣邊。非常的精緻。沿匣子四週。是金質堆花。也極好看。楊倚雲道。外表是好看看。可不知道這裏面的糖果。是什麼味兒。夥友道。我們另外有零的。可以請你嚐嚐。於是捧了一個大玻璃缸出來。揭開了蓋。取了一個小紙包。交給他。楊倚雲接過那小紙包一看。上面用淺紫色。印着一個 Kiss 的英文字。便覺一語雙關。是送女友一種好禮物。打開小紙包來。裏面是一片雪白的糖塊。不會用鼻子去嗅。早聞到那一陣略帶梅花味的香氣。將糖放在口裏。又甜又酥。非常可口。楊倚雲嚐了一片。又嚐一片。笑道。很好。這些零的。也賣給我。你給我包上。夥計用小秤稱了一稱。算是三塊錢。找了一個紙囊。說要裝上。楊倚雲道。不。你給我作兩袋裝。我還要分一半送人。夥計聽說。又另找兩個東洋五色亮紙小囊。給他

裝上。他付了錢。帶着糖果。很高興的。開了汽車。直上李月英家來。到了門口。停車下來。楊倚雲將左脅夾着紙盒。左手提着糖果。右手按着門鈴。門一響。早就取下頭上的帽子。含笑問道。李先生在家嗎。開門的那人。忽然笑起來。開了半扇門看時。這人正是李旭東先生。楊倚雲一心要進門。這話問的太快。也笑起來。因看見李先生頭上戴着帽子。身後一個人影子一閃。好像是李女士。因道。來的不巧了。李先生正要出去哩。月英忽然將那扇門也打開。笑着對他點了一點頭道。不要緊的。楊先生請進來坐罷。楊倚雲道。倒是不要客氣。我是沒事的人。明天再來。也是不要緊的。月英道。我們也是出去玩。請進來罷。李先生見小姐再三的讓客。也就說道。請進來談談。我們很歡迎的。楊倚雲因主人誠意相讓。便和他父女一路進門。楊倚雲不待坐定。先就將那一盒好糖果雙手捧着。遞給月英。笑道。這是百貨公司的上等糖果。我介紹給密斯李。月英笑道。楊先生

真是客氣了。昨天那盒糖果……楊倚雲搶着笑道。不。不。我並不是賠償損失來了。我因爲剛才在百貨公司買東西。無意中嚐了一塊糖果覺得實在好吃。我知道密斯李喜歡糖果。所以買了來。介紹介紹。這好像作掮客的人。替人送貨樣來了。月英接了糖果。讓楊倚雲在三連座的大沙發上坐了。自己却坐下手。一張小沙發上。李先生呢。却坐在另外一張圈椅上。因笑道。這盒子太精緻。糖果總還好。吃。月英笑道。我也是這樣說。先嚐嚐看。說時。就解黃綢外的五彩條帶。楊倚雲道。先別打開。免得走了香味。說着將手上的紙囊一舉道。這裏還有零的呢。於是將紙囊透開。將糖果傾倒在茶桌上。笑道。密斯李。請嚐嚐。月英解了一小包。一吃便覺合味。接連吃了三塊。才笑道。果然不錯。爸爸。你也嚐兩塊。說時。抓了幾小包。走過來。向李旭東手裏亂塞。李旭東皺眉道。我怕吃甜的。你說不錯。那就是了。月英不由分說。解了一包。兩個指頭。箝着一塊。笑道。爸爸

○你張開嘴。李旭東道。有生客在這裏也是胡鬧。月英就趁他張口說話的時候。將糖塊向他嘴裏一扔。笑道。好吃不好吃。李旭東咀嚼着。點了一點頭。笑道。不錯。你是研究吃糖果的人。你說好。還壞得了嗎。月英聽到父親一誇獎。眉毛一揚。笑道。那不是吹的。差不多的人。決不能像我吃糖果這樣有研究。楊倚雲道。○這糖果。密斯李。是認爲很好的。那末。六塊錢一盒。也就不算貴了。月英問道。○六塊錢一盒嗎。楊先生太破費了。楊倚雲笑道。要送禮。自然送好的。若是送了不好的來。密斯李吃不上口。送禮的人。未免有些不好意思了。這是月英坐到一處來。將糖果一顆一顆剝了吃。楊倚雲也就說說笑笑。陪着吃起來。李旭東笑道。○這樣好的東西。應該慢慢的吃。若是整飽的吃下去。像吃飯一般。那吃得什麼滋味來。月英聽說。抓了茶桌上的糖果小包。就向紙囊裏裝進去。楊倚雲將手攔住道。○不必。○不必。○因在身邊提起一個臘紙囊。笑道。這裏還有一袋呢。月英

道。很好吃。別讓我一個人吃光了。這一袋楊先生帶回去吃罷。楊倚雲笑道。送人的東西。那有帶回去的道理。月英低頭想着。笑了一笑。說道。來而不往非禮也。我這裏也有點子雪花糖。送楊先生。說時。便回內室去。不多大一會兒。她捧了一個五彩洋銅盒子出來。她揭開蓋來。裏面是極細的白糖片。這糖片只比芝麻粒大一點。是仿造雪花製的。或長或圓或方。都是六個犄角兒。而且那種顏色極白。遠遠的看去。真會說他是一盒子雪。不會說他是一盒子糖果。楊倚雲一見。連連叫好。月英拊了一粒。笑道。這個糖不在乎多吃。楊先生。你試試看。楊倚雲伸開手掌。托着一粒。送到口裏。果然覺得甜津津的。而且那嘴裏有一陣清香。在牙縫中透露出來。因笑道。好東西。剛才我買的糖。覺得裏面含有一種梅花香味。但是還不純潔。似乎又帶有一點玫瑰之味。現在吃這個糖。那就覺得完全是梅花味了。月英道。我就因為吃到那糖的香味。才想起這糖來的。現在我分

一半給楊先生罷。於是就把空紙囊打開。將盒子裏的雪花糖傾了半袋在裏面。將紙囊口上的紙。疊了三疊。在衣袋裏一摸。摸出一枝小撒針。將囊口夾上。笑道：「這就跑不掉香味了。」楊倚雲她想得週到。不住的叫謝謝。因為公司裡拍片子的時間已到。不能再坐。就提了半紙囊雪花糖告辭而去。這天晚上。楊倚雲坐在燈下閑想。這位李小姐天真爛漫。真是可愛。上海灘上的女子。都是狡猾非常的。越是漂亮。越是愛她的人多。越是愛她的人多。越是交際廣。越是交際廣。就越會掉槍花。這種女子。是沒有純潔誠懇之愛情的。我看李小姐和人說話。就和人說話。愛送人東西。就送人東西。一點假意沒有。上海灘上。真不容易找到這種人丁。我看他分給我的半紙囊雪花糖。非同等閑。是自己心愛之物。尤其是那一枝撒針夾住袋口。是一層最動人的小動作。若攝進電影去。那是值得特寫的。想到這裡。禁不住就在抽屜裡。取出那紙囊來玩弄。原來楊倚雲。就是兄弟二人

○和一個母親○此外便是男女傭工了○他自己住在一間前樓○每日回家○也看些電影一類的書報○以資深造○所以他在屋子裏的時候○却也沒有人來打攪他○他解開紙囊○取了兩粒雪花糖放在嘴裡○便覺有一陣清香○隨着自己的呼吸向外透出○真是合着一句成語○留芳齒頰間○大凡帶有春味的東西○有兩種能力○一種是安慰人的○一種是引誘人的○譬如明窗淨几之間○養一盆鮮花○青燈古佛之旁○焚一撮沉檀○這是安慰人的了○又像歌舞場上○脂粉流風○綺羅叢中○花鈿委地○就是鐵打金剛○到此也不免真個銷魂了○而且有香味的東西○安慰人的居少數○引誘人的○却居多數○尤其是兩性間贈送的東西○要是帶上些香味○可以格外引起對方的注意○所以香囊香帶香帕○這一類的小物事○雖然不值什麼○但是那一股香氣○却是無價之寶○現在楊倚雲所得到的○却是一種香糖吃下去了○由臟腑裏面○香了出來○那一種香的能力○也不知是安慰○也不知是引誘○但只覺

得令人神魂顛倒。十分快樂。楊倚雲的兄弟少雲。正有一件事。要等着和哥哥商量。哥哥上了前樓。半天不見出來。也沒有一點聲息。很是奇怪。便輕輕的走到前樓來看。只見他左手提着一個紙囊。右手兩個指頭。好像箝了一點什麼東西。放在嘴裏。他却笑嘻嘻地。閉着眼睛睡着了。楊少雲笑道。這個樣子。是做夢還是真笑呢。楊倚雲糊裏糊塗答應道。是眞事。怎麼會是做夢。說畢這話。醒了過來。○這才知道自己是作夢。不由得也笑了。楊少雲笑道。那紙袋裏是糖果嗎。怎麼拿着糖果睡着了。楊倚雲只微微一笑。不肯分辯。但是這話一傳出去。大家也就知道這一件事了。又過了一天。楊倚雲忽然接到一封信。信柬是嫩黃色。用鋼水筆寫的紅字。左邊寫着李緘。楊倚雲看到這個李字。心領神會。早就要笑出來。拆開那信。却是極好的玉版箋。用珠綫畫成格子。字却是胭脂水寫的。看看非常鮮豔。那信道。

倚雲先生。您送我的果糖。越吃越有味。謝謝你。拍照是怪有趣的事。我還想到您貴公司來玩玩。可以嗎。昨天我又看到您新拍的一張片子。您的表演好極了。報上說。您拍照。由馬上摔下來。這話真的嗎。我是很惦記。英上

楊倚雲就最愛月英說一口很流利的北京話。現在她寫的信。滿紙京話。而且字裏行間。一往情深。就像有一位很伶俐的小姑娘。站在當面含笑說話一般。而且那信封裏面。有一陣濃香。彷彿就有些像月英身上那一種衣香。真個是傳神阿堵了。當時他將一張信紙。顛來倒去。念了七八遍。臉上不住的現出微笑。於是立刻刷刷頭髮。刷刷皮鞋。戴上帽子出門去了。要知他向那裏去。再看下回。

銀漢雙星 第三回

銀漢雙星

張恨水

第四回

令色令儀燈前豔影
亦真亦幻畫裏情儔

却說楊倚雲接了月英的信。馬上修飾一番就出門而去。他的意思 是要到那裏去 自己也並不躊躇去想。可是一出大門。自己一省悟。忽然大笑起來。原來這個時候。已經十二點鐘。馬路上電燈燦亮。只照着稀稀的幾個過路的人影。這時要到李家去。是個什麼客人呢。自己笑了一陣。又推門回家去了。他這晚在床上一想。我無緣無故。常跑到李家去。也不是一個辦法。就是人家不說奇怪。自己也覺得無聊。最好把她弄到公司裏去。她也成一個演員。我們成了同事。那就可以很隨便的往來了。這樣想着。次日到公司裏去。就打算和導演的王清泉商量這件

事。這個時候。銀漢製片公司。名譽一天高似一天。自然也是賺錢的時代。就是一層。演員人才異常感到不夠用。他經李月英拍過一張短片子以後。覺得她確有藝術天才。生成是個銀幕上的人物。也曾託人去和李旭東商量過好幾回。希望李小姐加入銀漢公司。也來當一個演員。李旭東對於藝術這一件事。本來很熱心。也極願意月英成個藝術家。但是這個時候。上海的一班演電影的角色。名譽實在不大高明。尤其是女演員。社會上拿着他當一件有趣的事兒閑談。很不願月英這天真未鑿的姑娘。加入這一班交際明星裏面去。因此首先對於這事。很是躊躇。答應不下來。無如月英聽到這個消息。猶如買彩票中頭彩一般。馬上就要答應。她見父親持着猶豫的態度。撅着一張小嘴。老是不高興。在她父親面前走路的時候。脚步也放得重重的。踏着地板咚咚的響。李先生看到這種情形。心裏未免好笑。且不理她。看她怎樣。月英越想越氣。一味的發悶氣。到了吃飯的時候。

家裏的女僕人高媽。來請吃飯。月英撇着嘴道。不吃飯。高媽見她在房裏坐着不動。就去告訴李旭東。李旭東笑道。這越發胡鬧。這個事。慢慢的和我說就是了。值得發氣不吃飯。於是自己走到李小姐屋子裏來。李小姐坐在一張軟椅上。兩手捧了一本小說。擋住了臉。靠着椅子背在那裏看。李先生進來。她把書向上舉了一舉。却不露面。李旭東笑道。你不吃飯嗎。月英依然看書。並不理會。李旭東笑道。沒有出息。只這一點小事。自己就罰自己挨餓。月英只當沒有聽見。動也不動。李旭東趁她不提防。走上前。一把將書奪了過來。笑道。我倒要看看你氣到什麼樣子。月英見父親把書搶去了。便伸開兩隻手的巴掌。遮着兩邊臉。撇着嘴。只把身子扭着轉到一邊去。李旭東笑道。哈哈。這小東西真發了氣了。說時。就來拉月英的手。月英忍不住笑。扭轉身子便伏在椅子上。口裏說道。越拉我越不吃飯。再要拉我。我就會哭起來的。說時。兩脚亂頓。李先生拉着她。

的手道。你坐起來罷。我答應你去拍電影。這還不成嗎。月英將身子一扭道。真的嗎。李先生道。當然是真的。我怎能冤你。我若冤你。你不會和我再開整扭嗎。李先生一邊說着。一邊拉着她。月英就只好抽出手絹掩着面。跟李先生去吃飯。經過這一度小風潮。李先生對於李小姐之電影趨向。實在沒法干涉。到了次日。恰好銀漢公司的王清泉李介梅二人。同到李家來。敦請月英女士。加入他們公司裏。李氏父女就請在客廳裏當面談判。先說了一些客氣話。後來談得入題。王清泉就笑道。我們看到李小姐有藝術天才。所以來請她。既然是專誠來敦請的。當然要特別待遇。所以第一張片子。不但是請李小姐充當主角。而且去的角色。正和李小姐的性情相近。可以讓李小姐充量去發揮天才。至於薪水一層。我們也可以代表公司裏說一句。總求好看一點。不過公司裏既然是買賣。當然有一定的手續。到了將來主演過幾張片子後自然是要加的。李介梅也笑着說。電影事業。前途未可

限量。目前還不算大發展。他兩人說了一陣。始終還沒有提到是多少錢。後來王清泉又說。中國電影。不過是些熱心藝術的人出來試辦試辦。現在還談不到資本。所以演員的薪水。非常的低。若把荷萊塢的薪水來比。那是不可的。其實我們公司裏的薪水。不過是個名義。只好算是車馬費而已。現在我們這裏的兩個女明星章錦霞和柳暗香。總算是有點名聲的了。可是她們二人的薪水。都是三百元。此外還有幾位和她們資格差不多的。我們就不敢再定包銀。不過是論片子算。拍一張片子。也不過一二百塊錢。費事一點。一張片子。要兩三個月。那是常事。現在李小姐初上銀幕。我們也決不薄待。將來自然是和明星一般給薪水。目前呢……王清泉說到這裏。將手取下嘴裏啣的呂宋煙。只是向痰盂子裏彈煙灰。李介梅也是坐在那裏臉上顯出笑容。像要說什麼。一時又不好說出來。李旭東倒是很諒解。笑道。她本來是去試試。成功失敗。還在未定之天。怎能就計較薪水多

少。月英也笑道。我到不在乎錢。在着試試看罷了。王清泉見條件並不苛刻。就許了送二百塊錢。而且請月英主演的片子。名字也有了。就是兩小無猜。商議了一陣。就約定下個星期。開始攝影。王清泉李介梅商議好了。就起身告辭。李先生送到大門口。又說了幾句話。轉身進來。走進屋。只見月英坐在沙發上。左手捧着一冊小日記本子。右手拿了一枝小鉛筆。伸到左手手背底下。反過來敲着日記本子的書面。撲撲撲的響。將牙齒咬着下嘴唇。却偏了頭在那裏出神。李先生笑道。你又想什麼。月英將日記本子交給他。笑道。我在這裡列預算表。您瞧瞧。我還該買些什麼。李先生接過她的日記本子一看。只見上面寫道。下月份預算表。計收入二百元。付請客二十元。付製衣六十元。付皮鞋八元，付跳舞絲襪五元。付自來水筆十二元。李先生還沒有看完。先笑起來。說道。我沒有給你辦的東西。你全寫在上面了。還有一樁要緊的用費。你沒開在上面。做明星是要坐汽車

的。你怎麼不列上汽車費呢。月英道。那怎樣能開。二百塊錢還不夠坐汽車的呢。李旭東道。雖然不夠。一個月也該雇一兩回的車點綴點綴。月英道。那末我和您借十塊錢。第一天我上公司。坐了汽車去。裝一個面子。發了薪水。我就奉還。李旭東笑道。我現在也不過掙二百塊錢一個月。動不動就是薪水。真是得意呀。月英也不由得笑了起來。但是她這個要求。却是多餘的。在條件議好的次日。公司裏就派代表。正式訂合同。而允許了。第一天派汽車來歡迎她。楊倚雲得了這個消息。歡喜的了不得。也來對月英說。第一天自己開汽車來送上公司。到了那日。公司裏和楊倚雲都開了汽車來。月英以爲兩人坐一輛車可以談話。就坐了楊倚雲的車。到了公司裏。也由楊倚雲引着她到總理室去。公司裏的人。倒是意想不到。怎樣他二人的交情。就深到這樣。楊倚雲對於這事。以爲是正當的行動。倒不怕人注意。月英又是一個天真爛漫的人。絕不留心這些。因此他們第一

日到公司裏。就成了一種韻事。那個導演家王清泉倒認爲月英是個可造之才。因此先請月英到休息室裏去。對她把這種影片的情節說了一說。又告訴她所應注意的幾點。他說。密斯李雖然拍過一個片子。那是現成的舞蹈。是機械的動作。無所謂表演。今天還算是初次上鏡頭。先試試看。這就請你去化裝了。這演電影化裝。和舞蹈的化裝是不同的。我請章錦霞女士。幫你一點忙罷。於是走了出去。把那位章錦霞明星請了來。她穿了一件杏黃色的印度綢電印花旗衫，週身滾着綻水鑽的綠絲辮。走起路來。衣光一閃一閃。她一進門。早是圓頰先春。對月英一辯。王清泉一介紹之後。章錦霞便握着月英的手道。不要緊的。小妹妹。你有什么事。都來問我得了。月英和她站在一處。只覺她身上那一種香氣。芬芳馥郁。濃厚異常。而且她一口廣東音。說着上海話。就不大上軌道。現在改爲普通話。更是佶屈聱牙。月英握着她的手。却只和他傻笑。章錦霞便帶她到化裝室裏去了。

。這裡月英雖然來過一次。現在情形有些不同。那裏面接連兩張大餐桌。上面放了些化妝品。幾面小鏡子。桌子兩頭。有架穿衣鏡。幾個女雜角。靠了桌子坐下。正在一面說笑。一面化妝。桌子那頭。另外有個小屏風。向裡折着。將屋子隔開了一段。章錦霞把她引到屏風裏來。又有一張大餐桌。幾張轉椅。和兩面大鏡子。東西比較都精緻一點。章錦霞讓她坐下。就給她開了桌上的化妝盒。教他擦粉畫嘴唇的胭脂。正在這個當兒。只見旁邊一扇房門一開。那柳暗香。穿了一件白色洋式睡衣。披了頭髮。走了出來。見了人。縮着脖子一笑。章錦霞拍着月英的背道。你看。她已化妝好了。要去拍片子了。趕快弄好。我們可以去看她演一段很好的表情。柳暗香道。別聽她的。沒有什麼意思。說時。她把一隻手撩起睡衣的後身。赤着一雙雪白的脚背。踏了一雙拖鞋。梯踏梯踏。就笑着走了。章錦霞告訴月英。她今天所主演的片子。名叫誘惑。男角就是楊倚雲。他們兩人合演

起依。正是旗鼓相當。回頭你去看看。一定看得入神。這是真人做真事。比在電影上看。更是有趣味了。月英聽了。很是高興。馬上趕着化裝。就和她一路到攝影場來。這攝影場正面。佈着一片臥室的內景。靠了假牆。橫陳一張沙發睡榻。睡榻頭前。開着一個小臥室門。門緊閉着。對着這內景。一列排了兩架攝影機。攝影機邊。放了一把小轉椅。王清泉就坐在那裏。腳邊倒豎着一個傳話筒。再後一點有幾張半新半舊的沙發椅。坐了許多人。也有男的。也有女的。也有化了裝的。也有沒化裝的。大家隨便說笑。那柳暗香楊倚雲也都在這裏坐着。王清泉見月英來了。便用手拍着一張空椅道。密斯李。你在這兒坐着。請你先看一幕。月英笑着。眼睛只望着大家。楊倚雲穿了一套漂亮的西裝。一隻手拿了一束鮮花。一隻手拿了一根司的克。對她微笑點了幾點頭。意思讓他坐下。月英坐下去。王清泉笑道。你看看。這就開始了。於是和楊倚雲柳暗香各打了一個招呼。他們

就陸續登場。內景兩斜角上。豎着兩隻銅腳燈架。上面頂着兩盞鎂光燈。發出刺人眼光的白光。交叉光線。射到那內景的集中點。諸事預備好了。王清泉便嚷道。倚雲。你睡在那睡榻上。要涉想到兩性的衝動上去。那楊倚雲將手上的花和司的克。都放在沙發榻邊的一張小几上。帽子也擱在那裡。他支着一隻脚。躺在沙發上抽煙捲。這就開始攝影了。楊倚雲對着那扇小臥室門。不住抬着兩肩微笑。依着王清泉的指導先坐起來。坐起之後。又走幾步。王清泉嚷道敲那門。但是不要敲着。極力的躊躇着。楊倚雲果然一露笑容。就伸手向前要作敲門之勢。手一到門上。又縮了回來。將上面幾個門牙。咬住下嘴唇。癡立了一會。王清泉道。決定敲門罷。楊倚雲於是側伸身子。反着手。數着次數。慢慢敲那門。王清泉舉起話筒。喊道。密斯柳出來。儘管媚一點。不妨帶點難爲情。於是那門開了。柳暗香將披散的頭髮。一齊由左肩上。垂到面前來。探出半邊身子對楊倚雲就是一笑。右

一手把捏住一縷散髮。左手舉起睡衣的大袖送到嘴邊。將牙齒咬在一點袖角。月英看到這種樣子。不由得耳根上。不發出一陣熱氣。那王清泉一舉右手。喊了一聲「克弟」。攝影機就停止了。月英起初不知爲什麼他叫「克弟」。後來兩邊的攝影機停止了。這才知道是發停止的命令。正要問話。只見王清泉對楊倚雲柳暗香說出兩個字。乃是特寫。他們於是站在那裡。靜等王清泉的後命。鎂光燈和攝影機。却都搶着移向前來。將他兩人圍住。王清泉也跟着攝影機。站到前面來。因對柳暗香道。密斯柳。你讓倚雲調笑。不要放出怒色。倚雲就可以趁這個機會。儘管放浪起來。因把動作的大概。略略說了一遍。這時那鎂光燈的光線。罩住他倆身上。光耀奪目。真個是鬚眉畢顯。纖毫不隱。柳暗香還是那樣笑着。楊倚雲却走上前一步。對柳暗香微笑。跟着微微一鞠躬。柳暗香笑着。把眼珠向他渾身上下打量一番。他却伸出手來。給柳暗香理那肩膀上披的頭髮。一面又另伸一

隻手。扯住柳暗香的衣袖。二人所站地方。也就越近了。幾乎要擠到一處。月英看了電影不少。却沒有想到扮演起來。要這樣旁若無人的。看他二人表演。不但不知道有許多參觀人。連兩架攝影機。正對着面孔攝影。也不知道。覺得這事有些難辦。不過自己一團高興投到電影界來。又受人家一番盛情抬舉。無論如何總是力避艱險。向前做去。自己這樣想着。就鎮定了許多。一直把楊倚雲柳暗香這一幕攝看完。不覺長了許多見識。楊倚雲演完了。就到月英面前來說道。密斯李。你看怎麼樣。我表演得沒有什麼毛病嗎。月英坐的皮椅上。正空着有一小尺地方。他也毫不客氣。一挨身就在那裏坐將下來。月英一見這裡的人。都是不分男女。隨便坐下。隨便說笑的。就也不能閃讓。因答道。我覺得特寫這件事。倒有點難。鏡頭燈光。都逼在身邊。一點幫助沒有。硬要在臉上身上表演出來。若是勉強一點。攝出來就會不成個東西了。楊倚雲笑道。密斯李究竟不錯。能知道

有這一分困難。自然就會表演出來了。王清泉走過來。用手拍了一拍他的肩膀。笑道。倚雲。你索興還受一點累。陪着密斯李拍幾尺片子試試。楊倚雲笑着站立起來。握住王清泉的手掌。搖了幾搖。笑道。王先生很提拔我。讓我和密斯李合演。我還有個不努力的嗎。王清泉這一隻右手被他握着。左手還是拍着他的肩膀。連說不錯不錯。於是讓楊倚雲休息了一刻。另外換了一個攝影場。正面佈的是花園一角的小景。一個月亮門下。陳列着一條石凳。石凳四週。放了許多盆景。都是開得整球的花。這在劇本裡已經是中部的情節了。今天就是先攝這一段。王清泉告訴了月英。叫他在月亮門裡往外走。却是歡迎人的樣子。月英走到景後。候令上鏡頭。只見攝影機後。來看的人格外多了。不知道怎麼回事。不像平常登台跳舞自在。心裡儘管卜通卜通。跳將起來。王清泉手上拿着話筒。便說道。密斯李。請由月亮門裏出來。月英極力將神志部的。先在景後靜默了兩分鐘。然後

走出月亮門。那前面許多參觀人的眼睛。正和那攝影機的鏡頭一般。集合着視線。一直射到本人身上。那都罷了。惟有那導演的王清泉。睜着兩眼看人。先是由頭看到腳。轉身又是由腳看到頭。看得人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她出了月亮門。依了王清泉的話。作爲遙遙瞭望之勢。靠住了石凳。手上攀着花。昂頭向前看去。王清泉喊着道。先向極遠的地方看。你要覺得有一個極歡迎的人來了。復又道。看近些。他快要到你面前。笑。笑着迎上前去。月英先聽着王清泉的指揮。還知道依情節做去。現在突然的要憑空向遠看。回頭又向近看。而且無原無故還要笑。一個人心裏慌的時候。決計快樂不出來。這一笑從何而起。被王清泉一喊。不由得向他呆望了一望。王清泉道。向前看。快些笑。笑着像歡迎一個情人的樣子。月英究竟是能表演舞蹈的人。立刻掉轉身。強制的笑將出來。王清泉道。情人上去。握住她的手。楊倚雲早從佈景的外面。三脚兩步。走入鏡頭。一和月英靠近。就握着了

她的手 嘴裡還說了不少的親愛的話。王清泉道：「密斯李靠住你的情人罷。可以和他說些親愛的話。月英雖然知道在攝影場裡。並不是做了啞子表演。但是事先並沒有預備。而且和一個男子無端說出親愛的話。這實在有些說不出口。又楞住了。」王清泉也知道她初上鏡頭。這事很不容易辦。就停止攝影。月英漲紅了臉。問道：「王先生。你看我表演得怎麼樣。很不好吧。」王清泉還沒有開口。楊倚雲先搶着說道：「不要緊的。初上鏡頭。有密斯李這個樣子。就很難得了。你若經過四五天的訓練。一定就表演自由了。今天本來是試一試。就是攝得好。這一捲片子。也不一定。要。片子拍得好。糟踏一捲片子。原是不在乎的。」王清泉也覺得月英是個銀幕人才。今天本來是先給一段比較難些的讓她動手。現在總不算十分壞。聽了楊倚雲的話。也就點點頭。月英見他們這樣安慰她。心裡才寬解下來。休息了一會。月英換了原來裝束。就由楊倚雲送她回家。到了次日工作的時間。月英還沒有出門。

。楊倚雲又來接她。月英雖然初次加入影界有這樣一個切實的指導者，也就很容易上軌道。過了兩天。是星期的日子。楊倚雲駕了一輛汽車來訪她。李旭東有事。先出去了。月英一個人在家裡正悶得慌。不知怎樣好。楊倚雲一見。就說天氣很好。要她到半淞園去走走。月英倒也同意。便坐着楊倚雲的汽車。一路前來。到了那裡。在水池邊柳樹陰下。揀了一塊石頭要坐下。楊倚雲掏出手絹。蒙在石上。給月英墊坐。一彎腰。楊倚雲袋裡。掉下一捲相片。月英撿起來一看。第一張就是初上鏡頭和他合演時。二人握手情話的情形。翻過反面。却是楊倚雲親筆寫的情人兩個字。楊倚雲一見實在不好意思。少不得掩飾幾句。要知道他怎樣掩飾。下期交代。

銀漢雙星

第四回

六八

銀漢雙星

張恨水

第五回

樂舞未央玉山頹矣
情懷莫逆兄妹爲之

却說月英翻過相片來。看到上面寫有情人兩個字。倒不知他用意所在。正要問話。楊倚雲先就分辯道。我對於自己所拍的片子。凡是得意的地方。我總放大的印下幾張來做爲自己的參考品。這張片子。我以爲很像美國片子情人裏的一幕。所以我注上情人兩個字。月英瞟了他一眼。說道。是嗎。說着。就在蒙住石頭的手絹上坐下。摸了石頭邊的小石子。向水裏扔去。石頭扔到其平如鏡的水裏。起了
一道小圓紋。這一道浪紋。其先不過碗口大。慢慢的擴大起來。由碗口大至於桌面大。桌面大至於門框大。一直擴大到和池面相等。月英看得很有趣味。等這個

浪紋平了。接上又投下一塊石頭去。看了只是發微笑。楊倚雲見他對於情人兩個字。絲毫不曾留意。又不顧忌諱了。便一挨身也坐在那石頭上。便問道：「密斯李你什麼事看着這水出神。我看你含着這微微的笑容。這一定倒想了一個有趣的問題。這件事也能告訴我嗎。」月英道：「沒有什麼有趣的事。我就是看到這水的浪紋。慢慢加大。很有意思。楊倚雲道：「無論什麼事。都像這水浪。總由一個小小圈兒。後來慢慢的擴大起來變成無窮大。人的愛情。人的友誼。也是這樣。月英笑道：「是這樣嗎。我倒不明白。說着這話時。把他另一隻拿了的幾張相片一齊交給楊倚雲。說道：「我們在園裏走走罷。她站起來。在石頭上向地下一跳。楊倚雲看見。趕上前一步。就要來攙她。笑道：「不要跌倒了。我陪你出來。我在李先生面前。是要負相當責任的。月英身子一閃。正倒在楊倚雲懷裏。楊倚雲在她身後。就用兩手。抄着她兩隻胳膊。說道：「站好了。摔在石頭上。可要摔破頭呢。月英笑着把頭擺了一

擺○短髮蓬鬆○紛披到額角上○一扭身子離開了楊倚雲○樹起一隻手○去理額上的散髮○却望着他笑道○這可不是表演呢○楊倚雲見她憨態可掬○心裡越是喜歡○笑道○這一段表演就好○我明天告訴王先生○叫他在兩小無猜這片子裡○也攝了進去罷○於是攙着月英一隻胳膊○順手又在西裝褂子袋裏抽出一個蠟紙小口袋○笑道○這是你送我的糖○我還留着沒有吃○我們兩個人來同吃罷○月英聽說○真個伸了兩個指頭到蠟紙袋裡去○夾了一塊糖放到嘴裏○又向他道○你怎麼不吃○於是又拿了一塊給楊倚雲○他笑着伸出巴掌托着○向口裏一送○這實在有味○兩個人並肩合步的走着○不覺花園裏遶了一個彎了○楊倚雲的話語又多○南天北地○說完了還有○月英總是走了路聽着○走過一個圈子○再走一個圈子○兩個人誰也不覺得疲倦○正在這時○只見三四個時裝少年○由草亭子裏出來○目灼灼向兩人看着○楊倚雲和月英丟了一個眼色○牽着她就趕快走了幾步○月英不解他的

用意。只好跟着走。楊倚雲道。我們走罷。不要在這裡供給人家材料了。那幾個人都是辦小報的。專門和我們開玩笑的。月英道。他們爲什麼要和我們開玩笑。楊倚雲道。那有兩個原因。一個原因。是要敲我們的竹槓。因爲這種小報。是沒有生意的。也沒有人津貼他。他就專在唱戲的和槿子身上打主意。自從有了許多電影公司。他們又多了一樁買賣。都要每家公司在他們那報上登一分廣告。每月出個二三十塊。這種小報。那有什麼正經人去看。而且銷數也是很少的。做一種生意經。要公司去登廣告。公司裡是不會肯的。所以他就專門把公司裡的私人行動去登報。弄得公司裡不登廣告。拿大薪水的演員。也不能不去敷衍他。又一個原因。就是現在拍電影。是一種時髦事業。電影公司裡的新聞。和電影明星的行動。人家都願意知道。小報上無非是評花捧角。加些電影員的材料上去。就格外有人看。所以我們遇到小報館的人。躲得遠遠的才好。月英笑道。我們不怕他們。

他們遇到了我。也不認識我是誰。楊倚雲道。那不一定。他們的本事好極了。公司裡的事。常常我們一點不知道。他已經就在報上登出來了。你的片子。還沒出版。人家不認得你的面孔。出版之後。那就到處都有人注意你的。月英笑道。未必有那個日子。就是有那個日子。我也不怕的。楊倚雲低頭將嘴一努。說道。他們又跟上來了。我們走罷。說畢。拉了月英就走。兩人坐上汽車。楊倚雲就叫汽車夫開到一枝香。月英知道他是要請吃飯。特意裝成不知道。也不作聲。一直到了一枝香門口。她才說道。你先叫汽車送我回去罷。楊倚雲道。到了這裡了。那還有回去的道理。今天到半淞園去。玩得一點也不痛快。我們到這裡來吃一點東西罷。月英笑着下了車。楊倚雲是過來一把挽住。就一路進去。兩人揀了一個雅靜些的小房間坐了。將菜牌子一看。大致可以。菜倒是不要換。楊倚雲就和西崽要兩杯葡萄酒。月英遲遲搖手笑道。我不要。我不要。我喝酒就上臉的。楊倚雲

道。葡萄酒像甜水一樣。那要什麼緊。月英道。我實在不能喝。喝了弄得兩臉通紅的。楊倚雲道。既是不能喝。少喝一點罷。我倒想了一個法子。把酒兌在汽水裡喝。就不要緊了。月英因他一再的說。也不好拒絕。只得答應了。一會兒西崽將酒菜送上。給月英倒了一大玻璃杯汽水。然後斟了一小杯葡萄酒。拿來就向汽水裡一傾。月英正要說慢點。剛是說出一個慢字。那酒已完全傾到汽水杯裡去了。她站起來將腳輕輕一頓地。皺了眉道。噫。怎樣都滲進去了。楊倚雲道。不要緊。酒多一點。少喝一些也是一樣的。月英端起玻璃杯。噙了一口。覺得甜津津的。却不怎樣難喝。於是就坐下來。帶吃帶喝。吃的時候。楊倚雲有說有笑。不住的端杯喝酒。月英忘其所以的。也時時喝起來。及至鹹菜吃完。一大杯汽水也喝個乾淨。兌在汽水裡那一小杯葡萄酒。自然也是喝下肚去。這個時候。倒覺得耳朵根下有些熱烘烘的。似乎是酒氣上來了。西崽將水果送上來。楊倚雲揀了一個香蕉。翻剝着皮。

如蓮瓣似的。垂將下來用三個指頭。拿了下端。伸着送到月英面前。笑道。吃一點罷。解解酒味。月英且不用手去接。伸了脖子。將嘴就上。就在楊倚雲手上咬着吃了。月英吃完一個。伸手就去拿碟子裏的蘋果。楊倚雲道。不忙。讓我來罷。於是拿了一個肉紅色的蘋果。在身上掏出小刀。轉着削皮。削得乾乾淨淨的。然後在碟子裏切成四塊。用刀尖戳着。送了兩塊到月英碟子裏。留下兩塊。却自己吃了。楊倚雲一面吃着。一面又取了一個梨來削。削完了。月英却望着他笑。○梨是不好分開吃的呀。楊倚雲笑道。你也迷信分梨分離這句話嗎。好罷。這梨就一個人吃罷。他嘴裏這樣說着。心裏就痛快到二十四分。不料無意之中。他居然吐出不願分離的意思來。這就好極了。因笑道。密斯李。你這就要回去嗎。我想請你到卡爾登去看看跳舞。你的意思怎樣。月英是最愛跳舞的人。要他到著名的跳舞場去參觀。他那有不願意之理。不過今天出來一天了。並沒有通知父親。

這個時候不回去。還要去跳舞。恐怕父親不高興。躊躇了一會子。便道。今天不早了。不去吧。楊倚雲笑道。你以為很晚嗎。跳舞廳裏不到九點鐘以後。還熱鬧不起來呢。月英道。不是。我怕回去晚了。楊倚雲道。不要緊。我們公司裏。就有好多人在那裏。就是章錦霞柳暗香兩位女士。差不多是每晚必到的。回頭總可以碰到一位。要回去的時候。請他送你回去就是了。月英心裏。本來就愁着回去。父親要說話。就是楊倚雲能送。他嫌不妥當。現在楊倚雲說有女明星可以送。有個女伴伴着。大概父親不能多說什麼。便道。去是可以的。但是十二點鐘以前。我非回去不可。到了那個時候。您定要送我的。楊倚雲道。一定。一定。決不誤事。現在時間還早。我們可以到大世界去玩玩。到九點鐘我們再到卡爾登去。月英到了此時。反正是玩。就由着楊倚雲的意思。先到大世界。楊倚雲因為她在北京多年。歡喜北方的遊藝。就帶了她上大鼓場去聽大鼓書。不過月英喝了那一大杯

葡萄酒。心裏緩緩的有些鼓盪起來。頭上也微微的有點發暈。明知是酒醉了。但是極願意去看跳舞。還是勉強支持着。不肯透露出來。遊嬉場的時間。極是容易過去。一轉眼工夫。就到了九點鐘了。楊倚雲因爲隨時要走的。沒有敢讓汽車開走。因之又和月英出了大世界。同坐汽車到卡爾登。告訴汽車夫十二點鐘來接。於是扶着月英。走進舞廳。先在一盆大梔子花下。揀面了一個小圓桌邊坐下。跳舞場裏的人。都有些狂熱的。吃冰是比平常人格外吃得早。所以這裏早預備了冰淇淋。冰咖啡之類。楊倚雲看月英臉上紅紅的。笑道。這酒氣是正上來了。喝點涼的罷。月英用手摸了一摸自己的臉。笑道。可不是。我要一各冰淇淋。楊倚雲道。我總和你一樣。也是冰淇淋罷。這個時候。有一個賣糖果的小孩。掛着木托盆。到這兒來兜賣糖果。一見楊倚雲。便笑着喊了一聲楊先生。楊倚雲道。章小姐來了沒有。那小孩道。這兩天章小姐都來得晚。恐怕要到十一點以後。才得來

呢。楊倚雲一面和他說話。一面就伸手到那托盆裏去挑糖果。挑了幾樣。放在桌上。小孩說是一塊六角錢。楊倚雲摸出兩塊銀幣。向托盆裏一扔。說道。拿去罷。那小孩道了一聲謝謝。轉身去了。月英笑道。你們到很熟。但是吃一回糖果要這些個錢。豈不太貴嗎。楊倚雲笑道。我是難得吃的。章小姐每天請客。就花得很可觀。一個月和這小孩做上百塊錢的來往哩。月英道。她用錢是很耗費呀。薪水怎樣夠呢。楊倚雲微笑道。靠薪水來維持生活。那是不夠的。她們自然還有別的法子。將來你就明白了。正說到這裏。樂場上已奏起音樂。一對對紅男綠女互相擁抱着在舞廳中間跳舞。月英還是初次觀光。看了他們那樣憨嬉無碍的樣子。未免也看得出神。冰淇淋早送過來了。她一隻手靠住桌子。看那來來往往的舞女。只管出神。冰淇淋也忘却了去吃。楊倚雲微笑道。密斯李。你覺得怎樣。有意思嗎。月道微笑。點了點頭。楊雲雲道。密斯李。會不會這種交際舞。月英搖搖頭道。我不會。楊雲

雲道。學會了。倒也很有趣的。密斯李若是願意學。我倒可以教你。月英笑道。不學也罷。學了也沒有用處。這樣跳舞。有些難爲情。楊倚雲道。有什麼難爲情。你看柳小姐不很高興的在那裏跳舞嗎。月英看時。只見柳暗香穿了一件淡青色絨花紡綢的舞衣。袒胸露臂的。和一個穿西裝的少年。糾纏在一處。正跳得起勁。她一回頭。看見楊李二位。用眼光瞟了過來。抿着嘴。微微一點頭。這邊二人也對她笑笑。在這一剎那間。她移着舞步。又擠過一堆那一邊去了。月英只是傻看。却不說話。原來他喝了那一杯葡萄酒。早是醉得可以了。只因爲心裏貪着玩。不肯說回去。偏是喝醉了的人。宜動不宜靜的。她由一枝香到大世界。大世界又到卡爾登。來來去去。顛動得心裏。非常難過。雖然在這裏坐着。可是胃裏一陣鼓動。只是要向上翻出來。腦袋昏沉沉的。只覺抬不起來。實在是支持不住了。便對楊倚雲道。時候不早了。請你送我回去罷。楊倚雲拿出衣袋裏的表一看。

笑道。你急什麼呢。還只有十點多鐘。我們還坐一個鐘頭罷。月英道。不是我不坐。我實在坐不住了。你不送我。我也要回去的。楊倚雲道。我們不是約了汽車夫。叫他十一點多鐘來嗎。現在要走。車子還沒有來。那怎麼辦呢。月英道。不必汽車。就是坐人力車回去罷。楊倚雲見她徬促不安的樣。實在是身上不舒服。便道。既然如此。我打一個電話到行裏去催一催看。只要有車子在家。那只要一會兒。就會來的。說畢。就去打電話。月英把手臂伏在桌上。額頭就枕着手臂。楊倚雲一會兒從外面回來。見她這個樣子。索興不驚動他。讓他休息片刻。約莫過了半點鐘。估計叫的汽車來了。就把月英攙着。一路走出來。月英酒興。實在是上來了。走到街外。被晚風一吹。更覺得酒興勃發。竟有些站立不住。幸而叫的那輛車子。就停在卡爾登大門口。楊倚雲將她扶上車去。她一坐下。就歪着身子。躺在犄角上。睡眼朦朧的望着楊倚雲微笑道。我真醉了。楊倚雲道。不要緊。馬

上就到家了。到家睡一大覺。明天就沒有事了。說時。汽車一路顛簸着。不覺已到了李旭東家。楊倚雲敲開了大門。便又扶着月英下車。月英扶大門進去。一走進屋子。就看見李旭東背了兩手。板着臉走過來。因問道。今天怎麼玩到這時候才回來。月英道。公司裏的人。請我吃大菜。又要我去看跳舞。我推辭不了。託了病。才請楊先生把汽車送回來的。李旭東是疼愛這位女公子的。先是怕她在外胡鬧。現在見她說得有理。也就不追究了。到了次日。月英到公司裏去。柳暗香便握着她的手道。小妹妹。昨天晚上我正要請你吃糖。一轉眼你就走了。月英道。我心裏忽然有點不舒服坐不住了。楊大哥就叫了汽車。把我送回去了。柳暗香笑道。楊大哥對你。真是實心實意。可以說比小妹妹自己的阿哥還要好些。你叫他一聲大哥。那才是對呢。原來這楊倚雲排行第一。他家裏人叫他大哥。慢慢的外面人也綽號他叫楊大哥。久而久之。這楊大哥竟出了名了。月英因爲這樣。在公司裏

同事面前。也叫他一句楊大哥。有時候把這楊家二字刪去。就直接的叫大哥。同事公司裏的人。因為月英年紀最小。幾個女演員。都叫她李家阿妹。女演員一叫出來。男演員也跟有叫去楊倚雲當然也可以叫他李家阿妹了。不過男子口裏叫人家阿妹。未免有些肉麻。所以他也不過在大家說笑的時節。偶然說一兩句李家阿妹而已。這時柳暗香和月英兩人正談到哥哥妹妹的問題。恰好楊倚雲從外面走進休息室來。柳暗香連連笑道。楊大哥。楊大哥。昨天晚上不理我們就走呀。楊倚雲道。不是我不理你。因為李家阿妹頭暈等着我送她回去。柳暗香笑道。阿妹就是阿妹。不應加李上家兩個字。楊倚雲笑道。不要那兩個字。就不要那兩個字。像我這大把年紀。充她的阿哥還充不過去嗎。柳暗香將月英輕輕推了一下。笑道。聽見沒有。他要充你的大阿哥呢。月英笑道。楊大哥本來比我們大。他要充老大哥。是應該的。那有什麼法子呢。柳暗香向楊倚雲睇了一眼。笑道。真有面子

啊。楊倚雲聽着。心裡也是一陣痛快。就笑道。老大哥雖然有面子。也不是好當的。譬如晚上她不舒服。不能請柳阿姐送回去。可要楊大哥送回去呢。作老哥的。對於小阿妹是要盡保護之責的。柳暗香覺得她說保護這兩個字。大有意味。又抿嘴微笑。對他瞟了一眼。月英雖然聰明伶俐。對於這種輕描淡寫偏偏帶有痕跡的話。却是不懂。從此以後。月英倒以為同事們說的話很對。見了楊倚雲不叫楊先生了。有時候叫他做楊大哥。有時候叫他阿哥。楊倚雲本來極喜歡她。她叫阿哥。當然不便叫她密斯李。或叫她李小姐。也帶着玩好的意味。叫她一聲小妹妹。每日到了攝影場裡。哥哥妹妹叫得好不熱鬧。時光容易。不覺已是三個多月。月英攝的片子。已有兩套成功。銀漢公司的女演員。十之六七出身不大高明。惟有月英是個文學家的女兒。受過正式的中等以上的教育。自然是個出類拔萃的人。因此公司裡登廣告的時候。把月英的身價。鼓吹得十分清高。上海各報和各電影

公司。向來是有一層物質上的關係。公司裡每月登上千塊錢的廣告。另外有一個附帶條件。公司裡新出一張片子。他們發出的宣傳消息。必得和他照樣畫一葫蘆給他登上。此外有些小報。知道月英在公司裡有一個小阿妹的徽號。覺得這個名稱有些趣味。都把小阿妹三個字當着一種開心文字。天天在報上登來登去。小報館裡的人。調皮的居多。對於一個鄭而重之的人。還要在筆下輕薄一陣。遇小阿妹這樣好玩的人兒。豈能輕易放過。因此設法向公司裡去探聽小阿妹的消息。來當一種新鮮話兒登出。就是找不出來。無中生有。也要造一段話來登在報上。到了這個時候。楊倚雲和月英的關係。她就自然而然的傳到社會上去。月英未上銀幕以前。一班教育界的人。已經覺得她是舞界之花。而今上了銀幕。大家就爲了她出身不錯。跟着先入爲主的思想。不把她當一個平常的角兒看待。對於她主演的片子。都以先觀爲快。平常女明星有什麼交際上的活動。社會上都認爲不是光明的。至

於月英和楊倚雲的友誼。社會上就說她是天真爛漫的女子。是一片忠實的友愛。因之無論月英的私事也罷。月英工作的消息也罷。社會上都給予她一種好的批評。○等到月英主演的第一張片子。兩小無猜出版。叫座的能力。遠駕一班片子之上。○公司裏本來就因人而製片。見她有這種結果。也不過是求仁得仁。惟有月英自己。真不料自己在銀幕上成功。是這樣容易。却是十分高興。有些人和她要相片子。要她到什麼遊藝會。她也就公然的許可。○本來上海各公司。當主角的演員會照例算是明星。月英有了這種成績。社會上又很捧她。更要算是明星了。○接上第二部片子出版。○公司裏毫不猶豫。就給她加上一個頭銜。東方瑪麗璧克福。○喜情女明星李月英女士。○這一下子真把她抬得和那老演員章錦霞柳暗香之流齊驅並駕。○楊倚雲用盡了一番心血。幫助月英在銀幕上的工作。而今她有了這一樣的成績。月英是很感謝他。李旭東先生。也是很感謝他。所以李先生爲表示他的一番謝

意起見。○特意由家裏備了幾樣菜蔬。○專門請楊倚雲一人。○在家裏吃飯。○這一餐飯。○倒很有可注意的價值。○要知怎樣可注意。○且聽下回分解。

銀漢雙星

張恨水

第六回

月上花梢來聽試曲
塵飛陌上笑咏同車

却說李旭東爲感謝楊倚雲指導月英起見。特意在家裏自備了一桌飯。請他來吃。也並沒有下什麼請帖。只是由月英見着楊倚雲口約而已。楊倚雲是歇不了三天。不到李家來的。不約他。他還要來。而今又是月英面請。當然。非來不可。當日楊倚雲和月英在公司裏工作已畢。就共坐了一輛汽車到李家來。到了門口。汽車自開回去了。楊倚雲一見李旭東。就笑着說道。怎樣還要老伯來請我。真是不敢當。李旭東道。難道年長的不該請年輕的嗎。那末。倚雲你爲什麼老請月英哩。楊倚雲道。我們是同輩。年長年輕沒有關係。老伯可是長輩呀。李旭東道。你不要看

我是長輩。好玩起來。也和你們年輕的人差不多呢。回頭吃了飯。我們一塊聽戲。離得北京久了。倒想聽聽真正的北京調。現在由北京來了一批新角。應該去看看。月英聽說。對着楊倚雲一跳脚道。我說怎麼樣。汽車留着在這裏。也許吃過飯有什麼玩意。你就硬要把汽車打發走了。楊倚雲道。我們坐黃包車就是了。何必一定要坐汽車呢。月英道。坐汽車不坐汽車。倒沒有什麼關係。不過我是主張留着汽車的。你一定不依。要把汽車打發走。我不能不算是一段小小失敗了。她說時。正站在一盆花架邊。她於是背轉身對着一盆新開的梔子花。不住的用手去扯那綠葉。扯了一片。用手一撕。扔在地下。就把腳來踏。楊倚雲見她有十二分不高興的樣子。便笑道。這很不值什麼呀。我們吃過飯打電話去叫一輛來就是了。月英依舊是背着臉。說道。來得及嗎。楊倚雲道。如其不然。我馬上打電話叫去。也未嘗不可。他們在說話時。李旭東在一邊看着。覺得他們嬌嗔可喜。另外有一種小

兒女的情致。自己本來就覺得楊倚雲尙屬誠實一流。在上海灘上。這樣的年輕人却是不可多得。況且拍電影的人。十有九個是滑頭碼子。楊倚雲獨能不落俗套。○更是難得。所以心裏對於他倒還引爲可靠的晚輩來看待。而且楊倚雲對於月英那。一番體貼之意。更勝於骨肉。很是高興。○便笑道。倚雲。你不要信她。時候還早着哩。把汽車叫了來。在門口等我們吃飯。那個錢花得太冤了。月英道。既然如此。此。我們就快吃飯罷。飯吃得早。可以從從容容去看戲。楊倚雲笑道。你怎樣不說聽戲哩。北京人是不說看戲的呀。你這個老北京。倒鬧成外行了。月英道。在上海這樣久。慢慢的也跟着上海人說上海口音了。楊倚雲笑道。我以為北京話好聽。非常伶俐輕脆。說着偏過頭望着李旭東笑道。老伯以爲如何。李旭東笑道。對的。月英搖了搖頭道。哼。難怪你要我說北京話。原來是你爲着好聽呢。我不是留聲機器。我能說話讓你好聽嗎。我偏不說。偏不說。她這樣一來。大家都笑

了。這時。酒菜已經擺好在棹上。李旭東讓月英和楊倚雲坐了上下手。自己却在楊倚雲對面坐了。自覺是個知趣的人。這樣就不礙及他門的友愛了。楊倚雲面前。擺着一把酒壺。拿了起來。就要向月英杯子裏斟酒。月英一伸手將杯子按住。笑道。不。不。不要。楊倚雲笑道。怎麼樣。我們還要分個誰是主人誰是客嗎。月英笑道。我才不管呢。因為這兩天我正要到永安公司去灌話匣子。怕喝酒傷了嗓子。楊倚雲道。真的嗎。我彷彿聽見說。永安公司要請你把那童女牧牛的曲子灌片子。我其初以為是小報上的謠言。不料倒真有其事。李旭東道。我原也不會料到這件事。老實說一句。這無非是因為月英升了明星。讓人家抬起來了。於是她平常唱的歌。也會值錢起來。到了話片子開起來的時候。就有人說道。請電影明星李月英女士唱童女牧牛。那末。自然就會有人聽。有人聽。公司裏灌的片子。也有人買了。譬如柳暗香。她唱的廣東小調。真是廣東婦孺皆知的東西。偏是她唱

了。可以賣一塊錢的門票。這不是笑談嗎。楊倚雲道。真有其事。小阿妹倒要發筆小財啊。月英笑道。我收到了錢的時候。我一定請你吃飯。楊倚雲將手上的酒杯向上一舉。笑道。這不是在請我嗎。飯我是不要吃。不過你唱的童女牧牛。我還沒有聽見過。我倒是願意先聽爲快呢。月英笑道。先聽爲快這個名詞。我倒是第一次聽到。等那天我在家裏練習的時候。你來聽罷。楊倚雲道。是那一天練習呢。說着話。就望着李旭東。月英怕她父親說出來。不住的對她父親夾眼睛。李旭東笑道。不告訴你也好。你將來先在留聲機裏聽罷。那一定比當面聽着還親有味。倚雲笑道。就是不告訴我。我也會探聽得出來的。到了小阿妹練習的時候。我就會偷着來聽的。月英笑道。老遠的跑來。聽着人家唱一段曲子。那也太沒有意思了。楊倚雲道。我坐汽車來。李旭東正拿了手上的筷子。要去夾菜。聽到這樣說。於是將筷子在棹上畫着字。說道。你這一筆費用。每月犧牲得不少吧。楊倚雲

皺了眉。又吸着一口氣。說道。正是這樣。每月的汽車費。花得太可觀。我很想買一部汽車。一口氣又拿不出這些錢。月英道。我也是這樣想什麼時候賣香檳票。我要買一張香檳票試試。若是中了彩。就可以買一部德國車了。李旭東道。我們有職業的人。爲什麼要想發那種渾財。我也是少不了要坐汽車的。我們想法子去買一部大家來共坐罷。月英放下筷子。一拍手笑道。我有一個辦法了。我們來開一個股份公司。我和楊大哥都在公司裏借兩個月薪水。什麼錢也不用。先買下一部汽車。若是錢不夠的話。爸爸。你也湊上一點。坐起汽車來。也攤你一份。李旭東道。你每個人借兩個月薪水。也不過是千把塊錢。那裏能買好汽車。月英道。我灌了話片子。還有一筆款子啊。楊倚雲笑道。我也有一筆外花。現在乾坤公司。三元公司。都約我拍一套片子。我因爲怕忙。沒有答應。若是爲買汽車起見。我也只好接收他們的聘書了。錢是我和小阿妹出。坐汽車可是加入老伯一個。老

伯看好不好。李旭東笑道。有這樣便宜的事。我豈有不贊成之理。何必問好不好。楊倚雲笑道。小阿妹出錢。還不和老伯自己出了錢一樣嗎。佔一點小阿妹的便宜。那也不算什麼啊。月英道。我買了車子。每天到公司去。我是要坐車子的。爸爸每天出門的時候。和我到公司裏去的時候。恰好是衝突。這個我不來。說着。擺了身子一鼓嘴。李旭東笑道。不要着急。我這一分乾股。是不享優先權的。你們坐了不要車子的時候。我才順便借着用一用。若是你們整日整夜的要坐。我這一份乾股。就不發生效力。你們看這種辦法如何。月英道。我們的錢。怕不夠呢。您多少得湊一點數目。李旭東笑道。這話太豈有此理。既要我出錢。又不許我坐車。我爲的是什麼。剛才倚雲一說。倒很歡喜。以爲可佔便宜。這樣說來。倒是你們要佔我的便宜了。這一說。大家都笑了。三個人吃一餐飯。就談了一餐飯時間的汽車問題。談到後來。月英跳着脚道。沒有什麼可疑的了。我們就是這樣

辦罷。明天我就和楊家阿哥去看汽車樣子。李旭東道。這一層倒不要忙。你還是先把歌唱好罷。把灌話片子的錢拿到了手。你才算有坐汽車的把握呢。就在這時。門口的汽車。嗚嗚的。接着喇叭亂叫。月英將兩手兩個食指。同時塞住了耳朵。皺了眉頓脚道。吵死了。吵死了。楊倚雲道。汽車夫催我們上戲園子去呢。我去罵他兩句罷。李旭東道。罵他作什麼。他多等一個鐘頭。我們多出一個鐘頭的錢。他催我們出去。這是好意。爲什麼還要去罵他呢。楊倚雲笑道。其實我們也該出去了。這一餐飯。吃得時候很久。再要不去。好戲都要唱過去了。一句話提醒了月英。走到屋子裏去。拿了粉撲。對着鏡子。忙着一陣亂撲。脫下了家常穿的衣服。換了一件新的長衫。一面扣着。一面由屋子裏走出來。笑道。走哇。再要遲了。花錢只好聽一點戲尾子。真是不值呢。一陣亂催。把李旭東和楊倚雲茶也來不及喝。就加上衣服。月英在衣架上取下兩頂帽子。一隻手拿了一頂。將李旭東

的帽子舉起。自己微微一跳。把帽子向他頭上一合。接上將楊倚雲的帽子。向他的懷裏一扔。笑着說道。走罷。走罷。不要耽誤了。說畢。拖了李旭東就跑。楊倚雲也就笑了跟着在後面。三人到了戲院子裏。正好趕着好戲上場。看得十分有趣。戲又長。到一點鐘才散戲。這一輛汽車。先送李氏父女二人回家。然後再送楊倚雲回家。這一晚的汽車費。就花了十幾塊。楊倚雲受了這一點刺激。覺得這汽車有早買之必要。第二日在公司裏見了月英。就極力的鼓動她合股買車。月英道。你不要急。車是買得成的。明天我就到永年公司灌片子去了。楊倚雲道。一切都預備好了嗎。月英道。這也無所謂預備。明天我帶着音樂隊一路去就是了。楊倚雲聽了他這話。心裏就算有成局。只是含着微笑。到了這天晚晌。他晚飯也來不及吃。就獨自一個人。到李旭東家裏來。那正是六七點鐘的光景。在那電燈稀少的馬路上。一輪新月。飛上天空。照着馬路上的綠樹。一片白光。風一吹。樹杪上

的銀光。飄搖不定。楊倚雲走到李旭東衙堂門口，因爲月色很好。徘徊了幾步。就在這個時候。有一陣絃簧緊湊的西樂聲。送入耳鼓。聽那聲音。正是從李家發出來的。這次來得湊巧。恰好是月英唱曲的時候。走上前。將門推了一推。倒是虛掩的。於是挨身而進。站在天井裏。靜靜的向下聽。月英的調門。唱得非常的高。字音又很準。因此一字一字都聽得清清楚楚。裏面的音樂完了。楊倚雲情不自禁的鼓了一陣掌。屋子裏四個奏西樂的。正擠在一處。月英和他父親。都坐在沙發上含着微笑。楊倚雲一進門就笑道。你不告訴我唱的時候。我也知道了。唱得真好啊。月英笑道。我告訴你的好消息。明天我就要去灌片子了。我的股份。大概不成問題。你的股份哩。楊倚雲道。只要你辦得了。我也一定趕辦。絕對不成問題。不過剛才我聽你所唱的。只有一小段。你不能不把這曲子重新唱一遍。月英道。我原沒有唱完。不過你加上不能不三個字。倒有些強迫的意思。我偏不唱。看你

對我又怎麼辦。楊倚雲道。呵。我這話是說得冒失了。不過我的意思是說在交情一方面。我既特意來聽你的唱。你不好意思不唱呢。有老伯在這裏作證。看看我的顏色。是不是強迫的樣子呢。李旭東聽了。只是微笑。楊倚雲笑道。這實在是。我的話說錯了。我現在自己來罰自己。明天準請你吃飯。你看這一餐飯。能不能蓋過我說錯的那句話。本來呢。一句話說錯了比什麼事還要重大。無論怎樣。是贖不回來的。不過……月英笑道。你不要解釋了。越解釋越錯。我還是唱我的。你只在一邊聽。不要多我的事就行了。李旭東見他如此說。又指揮樂隊奏將起來。月英同時站起來。揮動兩隻雪白的手臂。帶做姿勢帶唱。她曲詞裏面。每段都是一半寫景。一半言情。她唱道。

天上的月。鏡樣圓。樓下之花。錦樣鮮。月圓花好。是個有情天。小情人。今夜是有情天。我爲你吃不飽。我爲你坐不安。我也爲你深更半夜眠不能眠。嚶

呀我的哥。不是我把你憐。只是你和我有緣。曖呀我的哥。你和我有緣。

月英唱到曖呀我的哥一句。眼睛對楊倚雲瞟了一眼。唱到我不是我把你憐。手微微的一擺。接上將巴掌向身前一照。又對自己臉子一照。唱道你和我有緣。於是再瞟楊倚雲一眼。又點點頭道。你和我有緣。楊倚雲耳聞目覩。不由心裏一動。連那幾個奏西樂的。在這時候都望望楊倚雲。又望望月英。月英把歌唱完。月英向後一退。向椅子上一靠坐下。兩脚不住的打着拍子。笑向楊倚雲道。唱得好不好。楊倚雲拍着手道。好好好。再來一段就更妙。月英一撇嘴道。你倒說得好。天下那有那樣容易的事呢。李旭東道。倚雲。你不要忙。等明天話片子出來了。你買上一張片子。放在家裏。你愛在什麼時候聽。就在什麼時候唱。愛聽多少次。你聽多少次。那不好嗎。何必現在這樣恭維人呢。楊倚雲笑道。話片子唱的。那有人唱的好。我寧可……月英笑道。你越是抬舉我。我越不受抬舉。說畢。一轉

身。就向後面屋子跑走了。楊倚雲跟着在他後面走。一直跟上樓。到了月英父女讀書的房間裏。因爲來遲一步。竟找不着月英。於是向靠背沙發上一坐。笑道。無論如何。你也躲不出這兩間房。我坐在這裏守着。看你出來不出來。一語未了。突然有兩隻手從背後伸出來。將楊倚雲的兩隻眼睛捫住。楊倚雲反過兩隻手。將她的兩隻手也一把握着。向下一拉。回轉頭笑道。你和我鬧。我可把你捉住了。於是站起。將月英拖到前面來。月英笑着靠住他。向沙發上一坐。笑道。你這個人太不客氣了。在樓下有那些人。你一定要我唱了又唱。人家知道我們是什麼關係。我不難爲情嗎。楊倚雲道。這有什麼難爲情。無非算你肯答應我的要求罷了。這一晌子。小報上天天登得是我們的消息。我們的關係。你怕還沒有人知道嗎。月英將頭在楊倚雲胸脅下。不住磨擦。口裏哼道。我不來。他們和我搗亂。我不來。楊倚雲笑道。你來不來關我什麼事。這是小報館登的話。你還是和小報館去

辦交涉罷。月英將胸一頓道。我明天就去。怕什麼。楊倚雲道。我也不明白。他們的耳目。爲什麼那樣靈通。我們和公司買汽車的話。千萬不可讓他們知道。若是登出來了。我們的汽車還沒有買妥。那就更難爲情了。月英道。既然如此。你明天就可以到洋行裏去看汽車。後天我們就坐起車來。無論如何。不讓小報館裏先知道。楊倚雲笑道。只要我們坐車。就是讓小報館裏先登出來。那也不要緊。月英道。不。我主張馬上就買。明天下午。你到我家裏來拿款。楊倚雲對於月英說的話。是百依百順。月英既然主張要趕快坐車。楊倚雲辦得更是敏捷。次日總算起了一個早。十一點鐘的時候。就起來。趕緊到洋行裏去。看好一輛汽車。價目講定三千二百塊錢。他們久在上海灘上混。條條路都是通的。居然和洋行裏說妥了。先開車子回去。次日來付款。楊倚雲是個會開車的人。馬上一直開到李旭東家來。這個時候。月英預備吃完飯。好到公司裏去灌話片子。正和李旭東要商量。

叫那一家的汽車。楊倚雲笑着進來說道。我辦差事。總算是會辦的。車子已經買了來。若要上公司去。我就送去。月英道。車子就買好了嗎。車夫呢。楊倚雲豎了一個大姆指。反指着自己的胸口。笑道。這樣一個小汽車夫。能夠伺候小姐嗎。月英笑道。你的汽車。開得是好。不過你是兼差。我怕你幹不長久呢。楊倚雲道。我路上倒是有一個人。我今天沒有去找他。你若是願意我明天可以叫他來看看。月英敲着擋風的玻璃板。說道。開罷。開罷。到了約會的鐘點了。和外國人作事。不要不保守時間啊。楊倚雲今天開了自己買的車子。也是一件喜事。精神是非常的興旺。用一種靈活的手腕。把汽車開得快而且穩。不多大的工夫。到了永安公司。楊倚雲陪着李氏父女。進去灌話片。所有音樂隊。他們早來了。公司裏的人。正也忙着別的事。因此他們一來。就請灌片。片子灌完。前後還不到十分鐘。公司裏的外國人。支票也未曾簽。就將十元一張的鈔票。疊着齊齊的。送了

李旭東兩厚搭。李旭東教了半輩子的書。從來不曾見賺錢有如此容易的。現在突然接到二千多塊錢。也不曾費絲毫的力量。覺得這錢只要有法子去找。將錢到手。却不費吹灰之力。於是喜氣洋洋的。和楊倚雲月英坐了汽車回家。到了家裏。正有人要找他到學校裏去。於是將錢鎖在箱子裏。也不管月英楊倚雲如何去消遣。忽忽的到學校裏去了。當李旭東將錢收起來的時候。月英一伸手從中抽了一小疊。也沒有數多少。就向袋裏一塞。這時對楊倚雲笑道。阿哥。你總是請我。我沒有請過你。今天你不要客氣。我要大大的請你一下。你願意到什麼地方去玩呢。楊倚雲道。今天。我們自己有了車子。還不是愛上那兒就到那兒。我想我們開了車子。到鄉下去一趟罷。回來之後。我們再找個地方吃飯。你看好不好。月英也是喜歡過了分了。一點主張沒有。楊倚雲說是下鄉。就是下鄉好。當時和楊倚雲出門。也不向後坐。就坐在楊倚雲開車的地方。楊倚雲開了車。風馳電掣。直

向鄉間而去。這馬路修得光滑平坦。兩邊的柳樹。枝葉相連。齊齊的排着。直成了一條綠巷。這條綠巷。由崇樓傑閣的當中。慢慢伸到曠野的地方。這裏四圍是麥田。麥都長得三四尺高。風一吹來。起着一層層的黃色波浪。車子所過的地方。有幾條小河。在麥田裏縱橫穿插。鄉下許多新樹。左一堆綠。右一叢青。散在各處。青綠之間。有時還帶着一兩間竹籬茅舍的人家。楊倚雲看了景致。心裏一暢快。車子開到也快極了。車子下面。隨捲着一道浮塵。如濃煙一般。向空中直冒。因笑着對月英道。我覺得在鄉下住。比上海灘上有意思多了。我們將來在鄉下買地造房子。住在鄉下罷。月英抿嘴笑道。我們合股買汽車。還合股蓋房子嗎。楊倚雲笑道。其實要合什麼股。將來我的不就是你的。你的不就是我的嗎。月英偏了頭。望着風景。說道。我們又沒有債務關係。這話怎說呢。楊倚雲將一隻手扶了車機。一隻手從月英背後。偷了伸着過來要將她脖子一抱。正要她回過頭來

銀漢雙星 第六回

一〇四

○月英忽然大叫一聲○楊倚雲縮手不迭○其故爲何○下回分解○

銀漢雙星

張恨水

第七回

滿榻芬芳小樓且住
一天風露午夜何之

却說月英大叫一聲。楊倚雲忙把手縮了回去。偷眼看她時。是害怕的樣子。倒不是害羞的神氣。因笑問道。你怎麼了。月英道。我想起來了。這麥田裏是閻瑞生害蓮英的地方。我怕有鬼。楊倚雲這才明白。笑道。不要胡說了。鄉下到處是麥田。難道到處都是害蓮英的地方不成。於是依舊伸着手過去。拍着她的脊樑。笑道。不要害怕。不要害怕。他們開着車。兜了一個大圈子回租界去。上館子吃晚飯。吃晚飯之後。又上跳舞場去跳舞。整整的樂了一天一晚。楊倚雲用錢。本來就很奢侈。現在李氏父女。突然發了一個小財。用錢更不在乎。以爲錢是這樣容易

來。只要月英灌十分鐘的話片。就可以大用一個月了。楊倚雲差不多是無日無夜陪着李氏父女的。隨着他們花錢。未免有些飢荒。本來自己用錢。一向是寅支卯糧。而今連卯糧都支完了。天天還是零零碎碎去湊錢。却大把的花去。因此物質是很愉快。精神上是特別的痛苦。有一天。架着那輛汽車。停在先施公司門口。自己到裏面去買東西。一進門。就看見一個時髦的女郎。穿了一件綉花緞子的長衣。齊了雙膝。膝下露着肉紅色的絲襪。骨肉停勻。下面穿的那雙高跟皮鞋。一走一頓。上身隨着扭動起來。頭上蓬了一頭盪髮。兩耳邊。垂着兩個螺旋形的鬢髮。在鬢髮下。墜出兩隻鑽石耳環子來。搖擺着銀光一閃一閃。楊倚雲看了。覺得她身腰楚楚。大有外國閨秀的意味。自己隨在她身後。那一陣陣的脂粉香。儘管向人身圍繞着。拂之不去。因為這樣不由得心裏想着。她後影子如此好看。究竟不知道她的面孔如何。非看一看不可。心裏盤算着。兩隻腳不由得加快起來。

已經走旁邊過去。抄到她的前面。恰好到了這裏就是上那太平梯的所在了。楊倚雲搶過去幾步。上了梯子。一回頭。恰好和那女郎打一個照面。見她的鵝蛋臉兒。配着輕輕的一雙眉毛。一對水也似活的眼睛。兩腮上並沒有擦多少粉。只眼眶下。輕輕的把胭脂暈了兩個小紅印兒。楊倚雲這樣仔細的看她。她不但不躲避。倒反而由上至下。看了過來。楊倚雲猜她是闊人家裏的大小姐。還不敢魯莽。只是放慢了脚步。把那梯子一步一步的走着。那梯子到半中間便是轉過來斜上去的。在這個地方一個在前。一個在後。又正好側面就看着。那女郎見楊倚雲老是看着她。就不禁嫣然一笑。露出兩唇之間。一排雪白的牙齒。楊倚雲料得無事。便在回梯之處候着她。她走上前一步。笑道。你老看着我。認得我嗎。雲倚楊也笑道。似乎在那裏會過。但是想不起來了。那女郎抿嘴一笑道。你不認得我。我倒認得你。你不是那楊倚雲楊先生嗎。楊倚雲笑道。是的。我們這一副面孔。總在銀幕上和

人見面。人家自然認得。那女郎一面和楊倚雲說話。一面走到賣綢緞的玻璃櫃子邊去。那些夥計看見她前來。早有幾個笑着迎上前笑道。六小姐。好久不見了。今天要買點什麼。新到的巴黎緞。各種花樣都有。價錢也公道。買兩件料子。好嗎。楊倚雲聽了。這才知道她是六小姐。因為她並沒有表示拒絕。覺得盛意可感。便也不走開。只在身後。笑嘻嘻地站着。那女郎對夥計道。我自己不作衣服。你拿點袍料給我看看罷。夥計有認得楊倚雲的。對他望了一望。笑道。這是楊先生吧。楊倚雲笑着點了點頭。夥計見着。以為楊倚雲是和那女郎一塊兒來的。便也拿料子給他看。那女郎看了兩樣。便回轉頭來。笑着問楊倚雲道。你看這樣子怎麼樣。還好嗎。楊倚雲也隨聲答應好。於是她就叫夥計剪了兩件料子。打開錢袋給了五十塊錢。另外又買了一點零碎東西。笑着和楊倚雲點點頭道。我們走罷。楊倚雲一時為感情所衝動。自己也忘了是來買什麼東西的。她說走。也就跟了她走。走到梯子邊

○她回轉頭來一笑，說道：「我們從今天起，就認識了。不能不留一點紀念品。我買的這兩件料子，送給你罷。說時把包好了的一細衣料，輕輕悄悄的。向楊倚雲手裏一塞。楊倚雲笑道：「這可不敢當。怎麼初次會面，就收六小姐這樣的重禮。那女郎聽他稱呼爲六小姐，笑道：「這樣客氣作什麼。東西就請收下罷。我買了袍料做袍子自己穿不成。楊倚雲見他如此說，只好把東西收了。一路下得樓來。楊倚雲見她自己，並沒有預備什麼車子，便笑着說道：「我這裏有車子。送六小姐回去。好嗎。那女她笑道：「可以的。我也請你到我家裡坐坐。楊倚雲便問道：「車子開到那裏。那女郎道：「小花園罷。這小花園正是堂子會集之所。楊倚雲這才明白。她是一個妓女。但是她一來長得好看。二來又盛情可感。決不能因爲人家是個妓女，就不來睬她。於是和她一路坐上車去。告訴車夫。開到小花園。楊倚雲在車上和她並坐。笑着拉了她的手道：「你真不像是堂子裡的人啦。我以爲你真是人家的大

小姐呢。你芳名叫什麼。那女郎道。你就叫我老六好了。楊倚雲道。不。我總要叫你的名字。因為這樣稱呼。才見得親熱呢。那女郎道。我叫春萍。你以後叫春萍也好。叫我老六也好。我總把你當是親熱的稱呼就是了。楊倚雲笑道。好吧。以後四個字一達括子叫。叫你春萍老六就是了。兩人說笑着。車子已停住了。春萍便和楊倚雲一路走進弄堂口。第三座門。便是她家裡。春萍先在前面走。上了樓。她一直把楊倚雲引到亭子間裡。笑道。地方不大好。勉強坐坐罷。楊倚雲進來。見銅床上垂着天青的珍珠羅帳子。裡面舖上了綠色的錦被。配着紫色綉花緞子軟枕。那床上兩個鮮花球濃香襲人。真有一種富於挑撥性的樣子。春萍笑道。我們這裡地方是窄得很。楊倚雲笑道。我以爲到了仙洞裏了。說到這裡時。春萍兩個房間裡的人。含着嘻嘻的笑容。送茶送煙。忙個不了。走來走去都不由得向楊倚雲瞟上兩眼。楊倚雲笑道。你們看我作什麼。認得我嗎。房裏人阿金笑道。怎

麼不認得呀。我和我們六小姐常常去看你的電影。看你本人。比電影上的人還要漂亮些。楊倚雲笑道。那也未見得。你當面把我高帽子戴吧。阿金正擰了一把手巾。站在他面前。把手巾展開來。只顧和他說話。不覺得自己先擦起手來。春萍道。阿金。你出了神了。怎樣打了手巾把子自己先擦起來了。阿金低頭一看。不覺紅了臉。笑道。我是只管說話。就不會客氣了。她借着換手巾。就一偏頭走了。春萍看了阿金的後影子。對楊倚雲抿嘴微笑。楊倚雲道。他是以為你到這裏來。也是演電影。所以儘管看我。春萍指着他笑道。以後你一個人。少出門一點罷。女人家看見。弄得人家喪魂失魄。那是何苦呢。楊倚雲伸了一個懶腰。向床上一歪。笑道。這種地方。又有一個美人兒陪着。我也喪魂失魄呢。兩個人你恭維我一句。我恭維你一句。真個是惺惺惜惺惺。越談越有趣。由下午一直談到晚上。楊倚雲也不會說出一個走字。春萍道。你不要客氣。我請你一塊去吃晚飯。你去

不去。楊倚雲道。我請你。我請你。春萍笑道。這點小事。我們就不應該客氣。你請我也好。我請你也好。算什麼呢。楊倚雲連連點頭道。你這話有理。以後我們彼此不客氣就是了。於是春萍又坐了楊倚雲的汽車。一路出去吃晚飯。一直留戀到兩點鐘。才各自分手回家。楊倚雲這一來。覺得春萍老六。的確是多情。人家說青樓中的女子談不到愛情。由此看來。却有些不然。不過自己盤算着。這兩個月來。陪着月英玩。已經有些虧空。最近又七拼八湊。買了一輛汽車。差不多山窮水盡了。那裡還有錢到堂子裡去花。但是老六待我這樣好。我要不去做一點面子。良心上又說不過去。因此兩下爲難。倒儘管躊躇起來。這天晚上。自己打攪得到了天亮才睡。一覺醒來。已是下午三點鐘。今天公司裡正要趕着拍一部片子的內景。這應該去了。因此爬起來洗把臉。只喝一杯牛乳。就坐了汽車。趕到公司裡去。一走進攝影場後面的休息室。只見月英鼓了兩片小圓腮兒。

楊倚雲遙遙對她一笑。走上前去。她却一翻身。臉掉了過去。楊倚雲用一個手指頭。點了指着她道。你不要開口。我就知道我是什麼事得罪你了。月英儘管由他說。却是不作聲。楊倚雲道。你不是因為我昨天下午開了汽車走開。你找不着我的人影嗎。人家昨天下午一場病。幾乎病得過去了。我不怪你沒有去看我。你倒怪我沒有開車來陪你嗎。月英聽說。一轉身過來說道。我怎麼會知道你病了。楊倚雲道。你不知道我病了。我也不怪你。不過你不能糊裏糊塗。就生我的氣。月英道。你爲什麼也不打一個電話給我呢。楊倚雲笑道。你這是孩子話了。我要是能夠起來打電話。爲什麼還不來找你。我要能打電話。我就坐車子來看你了。你說是不是。月英讓他一說破。就沒有什麼話可說了。禁不住微笑起來。楊倚雲道。我說出理由來了。你就無話可說了。以後不要這樣糊裏糊塗的生氣才好。月英道。我才願意生氣呢。今天晚上能不能請你到我舍下去吃夜飯。楊倚雲道。請我吃

飯。這是好事呀。還有個能不能的麼。月英因昨天晚上要到幾個地方去。沒有坐到汽車。肚皮裏是滿肚皮不願意。現在楊倚雲慢慢說好了。月英就不生氣。二人言歸於好。但是從這天起。楊倚雲就不像從前一樣。是每天到晚都在李家。他也有時來。月英問起來。倚雲總是說有事。月英的名聲。現在是一天高似一天。人也一天忙似一天。不能像從前那樣清閑。看看時光。又到了五月中旬。這一天因為銀漢公司帶了許多人到蘇州去攝外景。自早上七點鐘。趕了早車走。到晚上九點鐘的時候。又坐了特別快車回來了。這一天大家在大毒的太陽底下忙了一天。實在也就夠累的了。因之到了上海。一因頭等明星。就忙着到飯廳裏去開房間洗澡。原來上海的闊人。他們是不到澡堂子裏去洗澡的。要洗澡。都是到飯店裏去開房間。一來是房間寬大舒服。比澡堂子好。二來是可以徘徊一天晚的時間。三來吃飯玩笑。還有種種的便利。楊倚雲在火車上便私私的問月英道。到了上海。一

塊兒開房間。我們去洗澡去。月英紅了臉。微笑道。我是在家裏洗澡慣了的。不上旅館。你要洗澡。你一個人去罷。楊倚雲見他沒有答應。也就不再向下說。那同坐火車的柳暗香見他兩人唧唧噥噥的說話。看在心裏。儘管微笑。等着楊倚雲坐了過來。因笑着說道。今天拍片子。拍得真是累煞。到了上海。第一是去沐浴。第二弄部汽車座了去兜圈子。夜裏去吃幾客冰淇淋。楊倚雲道。你想的週到。那是很寫意的。柳暗香道。你說別人寫意。你自己呢。楊倚雲道。我自己嗎。現在還沒有一定。柳暗香道。邀了小阿妹。我們三個人一道去。你看好不好。楊倚雲道。她說她不願意在外面洗澡。柳暗香道。家裏洗澡。那有外面好呢。盆子又小。水又少。月英心裏一想。我要是不去洗澡。柳阿姐一定要跟了去的。那不是好事。我不可以放鬆。而且有了柳阿姐在一道。我越發可以跟了去。不過自己說了不去在前。這個時候要說去。倒有些不好意思。所以默然無語。意思是要楊倚雲

替她把話說出來。不料楊倚雲平常調皮。這件事一點也不調皮。月英不曾說去。他也就不敢代表。替她說去。就在這個時候。她們公司裏的滑稽明星大塊頭。走了過來插嘴笑道。那個要洗澡。帶上我一個。行不行。柳暗香且不說什麼。將下巴一翹。嘴一撇。大塊頭笑道。面孔長得不好的人。辦什麼都要低一個碼子。連交朋友都有些不行。月英也是氣不過。便道。你交不到朋友嗎。不要緊我們兩個人雖算是朋友就是了。月英說了這話。以爲楊倚雲一定要生氣的。却不料他淡然置之。只是微微一笑。月英看見這種情形。心裏有如火燒。但是這種苦處說不出來。也只好勉強忍着。及至到了上海。楊倚雲却算沒有跟着柳暗香走。陪了月英一塊兒回來。坐了一會兒。月英見他還是坐着。沒有走開。便問道。你不是要去洗澡嗎。怎麼還坐在這裏。楊倚雲道。我不能走。我走了。怕你要疑心哩。月英笑道。胡說。我疑什麼心。你要走就走罷。不要在這裏假惺惺了。楊倚雲笑道。有

了這一道御旨。我就可以暢所欲爲了。楊倚雲戴了帽子正要走。月英一伸手扯住他的衣服。說道。可是一層。要回來吃夜飯。你若是不回來吃飯。我是不答應你的。楊倚雲道。一定一定。有飯吃。豈有不來之理。楊倚雲坐了汽車。且不上澡堂洗澡。一直就到小花園春萍老六家裏來。春萍正在家裏無聊。找不到事情來消遣。楊倚雲來了。非常的高興。說道。我聽說你到蘇州去了。怎麼沒有走。楊倚雲道。我已經去了。因爲公司裏。怕多花錢。當天去。當天就回來的。春萍道。剛回來的嗎。楊倚雲道。下了火車我就到這裏來的。春萍道。你不要騙我。火車是什麼時候到。現在是什麼時候。楊倚雲笑道。你真厲害。我要撒一點兒謊都不成。我原是到公司裏去了一趟。交還了化裝的東西才來的。我是急於要去洗澡。想來邀你一道到大西去開一個房間。不知……說時望着春萍的臉微笑。春萍也笑道。你要不在我面前掉槍花。什麼洗澡不洗澡。楊倚雲道。你以爲我是借洗澡爲

由頭嗎。不信。你聞一聞我身上這一身子汗味。說時。就牽了自己的衣服。讓春萍就去聞。春萍道。我聞什麼。要開房間。你去開房間。就得了。楊倚雲笑道。這個我自然知道。但是你去不去呢。春萍道。我陪你一塊兒去。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嗎。楊倚雲道。好極好極。我是渾身發癢。一刻兒也不能等。要走。我們馬上就走。於是催着春萍換了衣服。一塊兒就到大西飯店去。楊倚雲在飯店裏鬼混了一陣。記得月英還有要他吃飯之約。便對春萍道。你在這裏睡一覺罷。我有事要到公司裏去一躑。春萍道。飯店裏我已給了錢了。我也出去。一點多鐘的時候。再來罷。楊倚雲道。那也好。於是又坐汽車到月英家裏來。這個時候。已經快十二點鐘了。月英在家裏。正等了個不耐煩。一見楊倚雲便埋怨道。怎麼這時候才來。等得我起坐不寧。說話時。皺了眉頭。仰着斜躺在沙發椅上。身也懶起得。楊倚雲笑道。我今天實在對你不住。接連誤了你幾回事。說時。俯着身子。兩手

撐了沙發椅。慢慢的挨着坐下來。月英道。大家一路從蘇州回來的。都要休息。獨有你一個人忙。回來之後。就四處亂跑。我不懂是什麼道理。楊倚雲道。這並不是臨時發生的事。早就降伏在那裏。等着人。我不到蘇州去。還不要緊。我到蘇州去。就把時候挪動了。事情更是擠在一處。所以回來之後。就非常的忙。月英聽了他的話。又以為可信了。於時催着燒飯的阿姨。將飯菜全搬了出來。與楊倚雲共飯。那位李旭東先生。却自有事情。還沒有回來呢。吃過飯。楊倚雲。喝了半盞茶。却笑着對月英道。現在時候不早了。還有什麼事。要辦的嗎。月英道。沒有要辦的事了。你還有什麼事嗎。楊倚雲想了一想。微笑道。現在沒有什麼事。我要回家去了。明天恐怕我要向公司裏請大半天假。不會去了。你有什麼事。要等明天晚上再見了。月英一面說話。一面陪了他走出大門來。在弄堂裏抬頭對天上一看。一輪月亮。光燦燦的掛在碧空的天上。在月

亮四週。只稀稀的有幾點亮星。這弄堂裏。自然有一陣涼氣。環繞四週。一出門。不覺身上一陣清爽。楊倚雲道。外面涼爽。你進去罷。不要招了涼。月英點點頭道。不要你掛心。這月色很好。我要在馬路上樹陰下走走。踏一踏月色。楊倚雲將兩手一伸。攔住了他的去路。笑道。我去了。你一個人在馬路上走。不怕嗎。月英道。怕什麼。那一個拆白黨要跟着我。小姐就賞他幾下耳光。楊倚雲道。不是說你怕拆白黨。若是馬路上的小流氓。看見你手上的戒指。他要來搶你的。你怎麼辦。月英道。我也不走遠。就站在弄堂門口。這弄堂門口。有個印度阿三在那裏守着的。小流氓縱然大胆。他也未必敢動手。況且過去一點路兒。就有一個巡捕的崗位。那怕什麼。楊倚雲笑道。你真是要去。就去罷。月英心裏。原來沒有什麼用意。因為楊倚雲再三的不要他出去。他心裏更疑惑了。就非跟出來不可。走到弄堂門口。這共用的汽車。正頭朝東。尾朝西。汽車夫已經在車上等着。

○月英一想。不對。這不是楊倚雲回家之路啊。汽車夫一見楊倚雲出來。便問道。○楊先生。汽油不夠了。這就到大……一個大字沒有出口。見他身後。還跟着一個月英。便把話忍回去了。月英知道這大字以下湊上一兩個字。便是地名。故意裝有沒聽見。楊倚雲道。既然沒有汽油。爲什麼不早說。月英不管他說話。忽然打了一個寒噤。說道。哎呀。好涼。我進去了。轉身便向弄堂裏一跑。跑到一個人家後門洞裏。略微等了一等。然後輕輕的放着脚步。走了出來。只聽見楊倚雲說道。那就不必去了。明天十二點鐘。你開車接我去好了。接上。就聽見楊倚雲叫黃包車的聲音。自己閃在暗地裏。向外一看。汽車開走了。楊倚雲坐了一輛黃包車。曾向南而去。這個時候。馬路的樹葉上。洒滿了露水。月亮照了。亮晶晶的發光。馬路上行人稀少。只有一陣陣的晚風。來吹動衣袂。月英大疑惑之下。這般夜深。他向那裏去哩。這一急。就要跟下去看個究竟。要知查出究竟沒有。

銀漢雙星 第七回

一一一

下回交代。

銀漢雙星

張恨水

第八回

倩影雙棲黃金鑄愛
柔腸寸斷白來書愁

却說月英見楊倚雲走了，自己便要跟着下去看看究竟。但是剛要叫車子的當兒。她父親李旭東。恰從外面回來。一看見月英站在外面。便走上前握了她的手道。孩子。這裏夜深。你怎麼一個人在外面。月英不便說實話。只道是出來踏一踏月色。就隨着她父親進去了。自己肚子裏懷着一肚子的疑雲。一晚也不會睡得安穩。那楊倚雲的行動。恰是站在她的反面。當晚上坐了汽車。一直上大西飯店去會春萍老六。到了次日一點鐘。二人又是在一處吃早飯。這所用的錢。固然全是春萍花的。吃完了飯之後。春萍又逼着楊倚雲一路到凱羅公司去。又給他做了一套西服。

。楊倚雲明知道白相是要花錢的。所以自己雖有許多朋友。是嫖界的老手。但是總不敢學樣。現在白相起來。不但不花錢。而且還可以收許多錢回來。真是出乎人意料以外。她們筐子裏的人。犧牲色相。爲的是賺錢。現在春萍却把她的錢。流水似的向外花。這一種愛情。當然沒有絲毫假意。自己和人家交了朋友。又花了人家的錢。心裏實覺過不去。也不知道要怎樣辦才好。到了本日晚上。索興不到李家去了。簡直就來看春萍。等房間裏的人。不在這裏。當着楊倚雲的面。却拿出兩疊鈔票放在桌上。看那樣子。大概有二百元。因瞟着他一眼。笑道。她們來了。你就只當是你拿出來的。楊倚雲笑着剛說了一句不好意思。房間裏的阿金就送了水果進來了。春萍望着她嘴向桌子上的鈔票一努。阿金會意。便笑着望了楊倚雲道。我們要謝謝楊度少。楊倚雲紅了臉。只是微微一笑。却沒有說出什麼來。等到人走了。楊倚雲握着春萍的手道。你這樣做法。我心裏過不去。應當有的

開銷。以後請你先告訴我。我自然會預備。春萍道。幾個錢算什麼。還值得這樣提起。只要你對我良心好一點。不要專念着小阿妹就行了。楊倚雲聽了這話。恨不得把自己的心。都掏出來給她看。將春萍的手。握得緊緊的。將頭一直就到她的肩下。很誠懇的道。老六。你還有什麼信任我不過嗎。春萍笑道。男子的心。那是難說的。時時刻刻都可以變。況且我是筐子裏的人。人家是小姐。我怎樣可以 and 別人家比。只要你把愛小阿妹的心。分一點給我就行了。楊倚雲道。你不要信外面的謠言。我和她不過因為在公司裏同事。是個朋友罷了。其實一點關係沒有。外面報紙上登着。我們怎樣全是胡說。春萍道。既然登的完全不對。你們爲什麼不要報館登轉來呢。楊倚雲道。他們登一次兩次。我們可以叫他更正。現在他是天天給你登上。你有什麼法子。難道天天去更正嗎。好在這種事。到了後來。終久會水落石出的。所以有些報館裏知道。不過是這麼一回事。也就不大登了。春萍道。

○好罷。我也望後看。看你的話是真是假。我有這一句話。將來就可以看出的你心事怎樣了。楊倚雲道。這話說得最是中肯。你望後看看我的行動就是了。春萍道。不要說閒話。我問你。吃了飯沒有。楊倚雲道。沒有吃飯。春萍道。我猜你就沒有吃飯。一塊吃飯罷。楊倚雲道。你不要出主意。讓我帶你出去。好好的吃一回俄國冷飯。春萍道。不要出去吃。我自己給你燒了一點小菜。就在我這裏吃。你看好不好。楊倚雲道。是你做的。我非吃不可。得了沒有。我這時就要吃。春萍笑道。做可不是我做的。不過我告訴阿金。叫他怎樣弄。楊倚雲道。原用不着你自己去做。譬如我們拍電影一樣。有好導演員。片子就會拍得好。沒有好導演的。就是弄了許多明星去做演員。那也是枉然的。阿金本來是個做菜的明星。有了你做菜的大導演家出來一導演。那自然會好吃了。阿金正在房門外。聽了這話。一掀簾子笑了進來道。楊大少真是會說話。這樣一說。六小姐好。我也跟着好。

。這要是六小姐自己做。倒反顯得差一點了。楊倚雲笑道。那也是好的。好譬導演家。自己有時也拍片子的。春萍。抿嘴笑道。你這一張嘴。實在是甜。我真沒有你的法子。阿金。你把菜端來。我們就吃罷。阿金含着笑。於是將櫥子打開。在櫥子裏取出一雙牙筷。一把銀匙來。先放在桌上。楊倚雲笑道。這是怎樣的吃法。兩個人共用一把匙子。那猜可說。兩個人共用一雙筷子。怎樣裏行呢。春萍笑道。這是我自己平常用的。你用罷。我爲你來。我已經買了一雙新筷子。一個新湯匙。一隻新飯碗。阿金笑着對楊倚雲道。這是面子啊。我們六小姐。最愛乾淨。平常不用人家的碗。她的碗筷。也是不給人用的。春萍笑道。去罷。不要在這裏吃話了。阿金笑着。另取筷子湯匙。放在桌上。然後把菜碗飯碗。陸續的也擺在桌上。楊倚雲一看。是一碟鷄肫。一碟糖醋紅蘿蔔。一碗抄豆苗。一碗紅燒鱸魚。一大碗白菜湯。春萍先將筷子撥了一撥紅蘿蔔。夾取一塊蘿蔔。給楊倚雲看道。

。這個東西。不是上海的東西。是從天津帶來的。楊倚雲道。這個白菜。大概是北方來的。聽見人說。北京的白菜最好吃。春萍道。你應該吃過啊。你的那個小妹妹。不是北京來的嗎。楊倚雲道。不許再提這些話。你要再提。我就不依你。春萍道。你怎不依我呢。楊倚雲道。現在不能說。於是二人一笑而罷。當時對坐着吃飯。是很適意的。吃到半中間的時候。忽聽到有人嬌滴滴的叫道。六阿姐。春萍一聽那聲音。就知道是結拜的姊妹飛豔老七。便答應道。你上來罷。我給你介紹一個朋友。飛豔正是站在梯子的半中間。當時一雙高底鞋。卜通卜通。踏得梯子響。嚮聲一畢。簾子一掀。一個人向裏一跳。楊倚雲看時。一個麗人站在門簾子邊。身上穿了一件整白花織花緞子絳色旗袍。臉上擦了薄薄的脂。一頭黑髮。却用一串珠辮來束着。這旗袍是挖領的。略略露出裏面粉綢襯衫。光滑滑不帶珠項圈。帶了一串絲條。繫着一把金鎖。垂在胸前。楊倚雲在這裏看她時。她也

偷眼來看楊倚雲。春萍就笑問道。你認得嗎。飛豔道。面孔蠻熟。想不起來在那裏會過了。春萍道。你仔細想想。總會想起來的。飛豔笑道。是了。我記起來了。因問楊倚雲道。你貴姓是楊吧。楊倚雲笑着點了點頭。飛豔道。我的記心。真是不好。前三天我還看見你演的電影。怎麼今天就想不起你的面孔來了。春萍道。老七也是一個電影迷。好片子沒有不看的。楊倚雲笑道。看好片子的人。看我主演的電影。那是很不入目的。飛豔笑道。呵。客氣。客氣。楊倚雲道。不是客氣。是我主演的片子。不敢說比別人好，究竟也不至於壞到那裏去。但是上海灘上的電影公司。無論什麼都是很幼稚的。要和人家外國影片比。當然有天淵之隔。看慣了外國影片。再來看中國影片。就會覺得處處是毛病。飛豔道。這話蠻對。但是慢慢交總會好的。我想中國的电影明星。都有你這樣子。又肯下功夫。也就很好。楊倚雲笑道。這是給我高帽子戴啊。我倒很感激。二人越談越入港。索興坐到

一處長談下去了。春萍因爲和飛豔私人感情很好。自己的情人。和飛豔也可以算是一種朋友。所以並不嫉妬。倒願意他們談得有趣。她因有事走開了。飛豔瞟了楊倚雲一眼。却微笑道。你和我們六阿姐。蠻要好哇。楊倚雲笑道。我們也是新朋友。還談不到要好。飛豔將嘴一撇道。不要拿話來騙我。楊倚雲笑道。新朋友交情就這樣好。少見啦。楊倚雲笑道。這話不對。譬如我們兩個人。是初次見面。而且見面還沒多大一會兒。何以說話說得這樣熱鬧呢。只要彼此說得來。新朋友也是和舊朋友一樣的。飛豔道。真的嗎。楊倚雲道。真的。譬如老六請我吃飯。我到了。你要請我吃飯。我也會到的。飛豔道好。我今天晚上。請你在老半齋吃點東西。你去不去。楊倚雲當她進門之時。就覺得豔麗之中。另帶一種爛縵的色彩。很願意和她接近接近。如今他要請吃飯。這朋友又是交成功的了。自然是歡喜。連道。去。去。去。去。飛豔

聽說。眼睛望了楊倚雲。微微一笑道。你去是去。可不要對老六說。說畢臉上一紅。楊倚雲笑道。當然。我何至於那樣慙。說到這裏。門外脚步響。二人便停止了不說。春萍進來了。見飛豔坐在下手門邊的小椅上。笑道。老七爲什麼坐得這遠。你怕阿楊吃了你下去嗎。飛豔笑道。吃是不怕吃下去。我怕他看了。我的樣子。又去導演片子。我倒給他做了一種材料。春萍笑道。這樣說。你是自己以爲很縹緲呀。飛豔站起身道。你兩家頭談心去罷。我不要在這裏打岔了。說畢。笑着走了。春萍對楊倚雲道。老七很熱鬧。蠻好白相。楊倚雲笑道。我喜歡溫柔些的人。這種人是不大對勁的。春萍笑道。真的不大對勁嗎。剛才你們爲什麼談得那樣好呢。楊倚雲道。我又不是一个木頭。人家和我談話。我怎好不理人家呢。你討厭我和她說話。以後我不見她就是了。春萍道。胡說。我也犯不着吃那種飛醋。連你和人說話我都不願意。那我只有晝夜跟着你了。楊倚雲笑道。我也猜你不至如此。

不過我真要和你的姊妹們要好。恐怕你……春萍把脖子一歪道。決不。決不。那要什麼緊。你願和那個要好。你就和誰要好得了。楊倚雲笑道。好。這話說了放在這裏。我們望後看罷。當日兩人說笑一陣。各自散開。到了晚上八點鐘。楊倚雲就到老半齋。赴飛豔的約會。飛豔早定好了一間屋子。在那裏品茗恭候。楊倚雲一掀簾子進來。飛豔早是眼珠一轉。向他嫣然一笑。楊倚雲笑道。你看怎麼樣。我總算沒有失信吧。飛豔笑道。我自然知道你不会失信。若是知道你失信。我還會在這裏等着嗎。當時兩人並肩坐下。就吃喝起來。飛豔舉了筷子吃東西。金光燦燦的。由無名指上發出一道光來。楊倚雲回頭看時。乃是一隻鑽戒。因笑道。你一個人出來。還帶這些東西。你就不怕危險嗎。飛豔道。這是極小的鑽石。共總不過值四百多塊錢。我想沒有什麼人會注意他。楊倚雲笑道。沒有人注意他嗎。我就注意他。飛豔放下筷子。左手在右手上一扒。就把鑽戒拉了下來。交到楊倚

雲手上。笑道。你就拿去。也只有這大的事。值得注意嗎。楊倚雲將鑽戒套在手上看了一看。笑道。倒是很合式。飛豔道。你很喜歡這鑽戒嗎。楊倚雲道。寶物是人人都愛的。這何消問他。飛豔道。既然你很愛他。我就送給你罷。楊倚雲真不料她的手腕。比春萍更要慷慨。一見之下。馬上就送四五百塊錢的貴重物品。心裏那裏禁得住一陣狂熱的歡喜。因道。我一點什麼東西也沒有送給你。怎麼你就送我一隻鑽戒。飛豔道。你說這話。有多麼小器。難道非你送我的東西。我就不能先送東西給你嗎。楊倚雲笑道。這算是我失言。你不要見怪。本來交朋友。只要知心。有東西我送給你。你送我也可以。那不算什麼。飛豔道。這話倒還像話。以後我們常常聚會。不要把我看作不如老六就行了。楊倚雲道。我要求你一件事。行不行。說畢。對飛豔眯了眼睛。飛豔笑道。揀好的說。楊倚雲道。大馬路新開了一家照相館。我們去同拍一張電光小照。可以不可以。飛豔道。

那有什麼不可以。和電影明星在一處拍照。那是人家想不到的事情啊。楊倚雲道。我們既然是朋友。這種機關很多。無論你願意和那一位拍電影的拍照。我都可以介紹。飛豔抿了嘴笑道。你這人倒是很大方。楊倚雲道。既是要好。就要大方。若是處處拘束。那有什麼意思呢。飛豔聽他這話。更覺合意。吃過飯。兩個人很高興的到照相館去。拍了一張並坐微笑的小照。照相之後。飛豔說天色還早。要出去玩玩。二人又到跳舞場去混了一陣。到了一點多鐘。楊倚雲將汽車送飛豔回家去。自這天起。他不是和春萍在一處玩。就是和飛豔在一處。晚上或者回家。或者不回家。就是回家。也是在兩三點鐘的時候。至於對月英。除了在公司裏拍照。可以會面外。兩三天也難得到她家裏去一回。月英問起來。楊倚雲就推說要組織一個公司。公司規模偉大。總要架乎銀漢公司之上。因為這樣。事先總要儘量的籌備妥貼。資本也格外要集合得雄厚一點。有這點原故。所以日夜的忙。月英

因他早有自樹一幟的心思。他說是爲了組織公司而忙。却也相當相信。不過楊倚雲儘管是忙下去。永遠不見着他閑一天半天。而且他的服飾。也一天一天講究起來。今天換一套西裝。明天換一套長衣。今天帶鑽石戒指。明天拊一隻瑞士金表。也不知道他那來的許多錢。儘管讓他揮霍。有一天。在一幕電影拍完以後。楊倚雲拿了一枝煙捲。躺在休息室的沙發上休息。月英卸了裝。也走來了。楊倚雲一歪。將沙發椅子讓出一塊地方來。那意思就是表示。請月英坐下。月英走上前。側着身子坐下。楊倚雲握了她的手。對他微笑。她只是低着頭默然不語。楊倚雲道。我這一向。忙得不亦樂乎。總沒有陪你玩過。我知道你對我。不能完全諒解。但是我把這一程子忙過去了。把我辦的事辦了出來。你就可以相信了。月英道。我也無所謂相信。也無所謂不相信。反正各憑各良心就是了。楊倚雲道。你對於我一番誠摯的意思。我是很明白。所有我的苦衷。實在不能三言兩語。就可說

完。讓我今天到你家裏。把這話慢慢的談一談。月英道。你現在是貴人不踏賤地了。我怎敢請你去呢。楊倚雲道。你真和我惱了。拒絕我去嗎。月英道。我怎麼會和你惱。只要你不同我惱就行了。只說到這裏。半天不言語。就掉下兩行淚來。有兩點淚正滴在楊雲雲的手上。楊倚雲在西服袋裏。抽出手絹。在她臉上輕輕按着。給她揩乾臉上的淚珠。因道。你心裏不平。我也是知道的。你對我生氣。那是應當的。我一點兒也不怪你。不過我們的感情。不但公司裏的人知道。小報上常常登着。連社會上也知道。這個時候。忽然把我們感情有缺憾的話說了出來。豈不是我生平的笑話。就是對於我們職業上。恐怕多少還有發生一點障礙。所以我縱然有點對不住你的地方。我總希望你忍耐着。不要表示出來。免得讓人看出痕跡。上面一段話。正是月英蘊藏在心坎裏。要表示出來的言語。心裏一動。正要哭出來。及至聽到他說。免得讓人看出痕跡。就接過楊倚雲的手絹。自己來將

眼淚擦乾。勉強笑道。你的嘴實在會說。我竟沒法子駁你了。楊倚雲道。你先回去罷。一會子我就來吃晚飯。若是要添菜。就替我預備一兩樣清爽些的就是了。月英道。你若是失信呢。楊倚雲道。決不能夠失信。請你約定一個極確的時間。我就送來。月英道。我在家裏。有什麼時間性。等着你不出去就是了。楊倚雲道。你還出去嗎。月英道。我出去。我怎麼不出去。你不來。我就出去。你覺得我這種行爲不對吧。楊倚雲笑道。得了。不要說這樣的俏皮話了。我是失口說錯了這一句話。你恕過了我罷。說時。口裏啣着煙捲。眼睛斜望着月英微笑。月英一伸手。輕輕的在楊倚雲的胳膊上擰了一把。笑着將頭一縮。楊倚雲道。你也用一點力。擰着我一點也不痛。月英經他這樣一說。就忍不住伏在沙發上大笑起來。經這一笑之後。二人總算言歸於好。月英就很高興的回家去。給楊倚雲預備晚餐。又因李旭東先生有事。不曾回家。月英更不受什麼牽制。將飯預備好了。就在家裏實心

實意的望下等。不料由七點鐘等至晚上十點。始終不曾見楊倚雲來。這個時候。還不來吃飯。無論如何是不會再來的了。月英在這一個星期中。已經發現了楊倚雲許多弱點。只因為想起以前他的好處。總不忍拒絕他。今天晚上是當面約定了的。千真萬確。一定可以來吃晚飯的。不料再這一刻之間。他一背轉身去。又變了心。連累自己餓得滿腔煩燥。當時也不曾吃飯。就伏在床上。慟哭了一陣。不多一會兒工夫。李旭東回來了。因問她為什麼生氣。月英一個字不肯說。反是哭得更厲害。李先生問了老媽子。才知道是小姐預備了飯請客。客人沒有到。因此氣得哭。笑道。你這孩子真傻。七點鐘的時候。我在一枝香吃飯。我就碰見他由那裏出來。他早吃飽了。你還老等他作什麼。月英聽說。便問他是不是一人。李旭東道。我只看見他一個人。但是在館子裏吃飯。總不會是一個人的。月英聽了這話。只是發呆。老媽子再三再四的請他吃飯。才用熱茶泡了半碗飯吃了。吃過飯之

後。一個人坐在屋子。兩手抱住了右腿的膝蓋。只管望了電燈出神。直聽到樓下的時鐘。噹的響了一下。於是就打開抽屜。取出一疊信紙放在桌上。預備寫一封長長的信給楊倚雲。心裏一面想如何措詞。一面就揭開墨盒。抽出了筆。在這個當兒。就覺胸有萬言。奔於筆底。蘸了兩下墨。趕快就寫。一口氣寫了兩素箋這才停筆校看一下。看完之後。覺得言語太重些。恐怕予讀者以難堪。就把寫好的信來撕了。重新寫一張。這回寫。是加以考慮了的。所以話氣和緩得多。不過寫完之後再念一遍。又覺得過於和緩。這倒好像自己乞憐於他了。把這張也搓成一團扔在字紙簍裏。待到第三次來寫。心越亂了。不是筆誤。就是落字。寫完一張再校。總是要不得。一束白雲箋快寫過一半了。還未將信寫成一個字。那心裏的難受。正如火燒一般。索興不寫信。只蘸了筆。在紙上寫那個愁字。寫完又寫一個。猛抬頭倒吃了一驚。要知何事吃驚。請看下回。

銀漢雙星 第八回

銀漢雙星

張恨水

第九回

惆悵秋風寓言却扇
淒涼落月影事成圖

却說月英正在寫字。排曳胸中的愁悶。偶然一抬頭。忽見窗戶的玻璃上。已經露出魚肚色來。原來天已大亮了。她倒吃了一驚。怎樣糊裏糊塗的就混去了一夜。人一受驚。彷彿就也有些波捲。也來不及脫衣服。和衣就倒在床上睡了。一覺醒來。已是下午三點多鐘。早就應該到公司裏去拍片子。現在已經失了時候了。索興打了一個電話到公司裏去請假。一天請了假。兩天還是依然不高興。就是這樣。一連有三天之久。沒有到公司裏去。公司裏拍的這一套片子。正是月英的主角。月英不到場。要遷連好些人不能工作。因此公司裏就公推王清泉來看病。月英

正捧了一盒子糖果。無精打彩的在一張沙發椅子上斜着坐下了。她見了王清泉進來。才緩緩起身。微笑道。王先生。你是來催我上公司的嗎。王清泉道。不是。我聽說李小姐是不大舒服。看病來了。李小姐是那裏不舒服。月英偏着頭。微微歎了一口氣道。心裏很難過。王清泉笑道。我看你也是心裏不大舒服。在臉上是看不出什麼重病來的。李小姐能不能力疾從公。月英道。若是公司裏一定要我去。我自然是去的。不過我心裏煩悶得很。恐怕演不好。王清泉一想她的話。到是對的。便答應她再休息三天。不過王清泉這樣一來。就把她害心病的話傳了出去。所謂心病。大家也就料到不外是和楊倚雲翻了臉。楊倚雲還是逐日到公司裏去的。大家就看他的態度怎樣。不料他却只當不知道。一句也沒有提到。恰好有幾幕內景。是柳暗香和楊倚雲合作。在休息的時候。柳暗香和他坐在一處。便問他道。小阿妹這兩天怎麼沒來。楊倚雲道。你難道不知道。她害病了。柳暗香道。我聽是聽到

說○不知道她害的什麼病○楊倚雲道○我不知道○柳暗香道○別人可以不知道○何以你也不知道○楊倚雲微笑道○你以爲我們還是從前那樣○交情很厚嗎○現在情形大大不同了○柳暗香道○好好的朋友○爲什麼冷淡起來了哩○楊倚雲道○這個我也不明白○你的朋友也不少○你想想○有沒有感情很好○後來慢慢冷淡的朋友哩○你自己明白○我這件事○你也就明白○柳暗香道○她待你很好啊○你不應該這樣對待她○楊倚雲道○我也沒有什麼對她不住的地方○冷淡下來○就冷淡下來○也不由我負什麼責任○柳暗香微笑道○男子漢的心腸○真是硬來希○說丟下就丟下○楊倚雲道○各人有各人的心事○你那裏知道○柳暗香點了點頭道○說到小阿妹呢○人是天真爛漫的○不過有點小因脾氣○但是你做阿哥的人○應該包含一點才對○爲什麼和她這樣計較呢○楊倚雲皺眉道○我的柳小姐○你不明白我們的事○你就不要向下說罷○柳暗香笑道○哎喲喲○你看○那樣好的阿哥阿妹○

現在一翻臉。連提都不願人提了。那末。我就不提了。我們回到咖啡館裏喝點東西去。去不去呢。他們這班明星。工作之餘。你請我。我請你。也是常事。當時楊倚雲也不曾加以攷慮。馬上就答應了柳暗香可以去。柳暗香道。我今天是沒有車子。要坐你的車子同去。可以不可以。楊倚雲道。你太多禮了。既然我們同去。當然坐在一車上。那還要問些什麼。柳暗香微笑道。我問的是別有問題的。因為你這部車子。是合股公司的。得了你這個股東同意。還有別的股東不同意呢。楊倚雲道。沒有關係。車子固然是公有的。難道請一個客人同坐一次。都要徵求同意嗎。那未免太麻煩了。柳暗香笑道。我的意思。不是這麼樣說……唉。不說了。我們坐車走罷。於是她坐了楊倚雲的車子。同上咖啡館去。在車子上。柳暗香道。慢來。○倚雲。你的目的。是要喝好咖啡呢。還是要到咖啡館坐坐而已呢。楊倚雲道。目的當然是要喝咖啡。柳暗香道。既然如此。你就到我家裏去罷。我正買了一瓶

子咖啡。還沒有開封。你若是去了。我可以把咖啡做給你喝。又熱又香。比咖啡館裏的。要格外有味。楊倚雲道。好極了。我正也要到你家裡去看看。說到這裏。立刻招呼汽車夫。勒轉車機。開向柳暗香家而來。到了柳家。柳暗香請他在小會客室裏坐了。自己忙着將火酒爐子點着。將新置的咖啡壺在爐子上煮將起來。這爐子就放在茶几上。她和楊倚雲同坐在一張軟椅上。一面招呼爐火。一刻兒工夫。咕嘟咕嘟響起來。壺嘴裏冒出一陣陣的白色熱氣。楊倚雲道。咖啡已經煮好了。應該預備我喝了。柳暗香捏着拳頭在他脊梁上輕輕搥了一下。笑道。你還是不在行。喝咖啡罷了。催有煮咖啡的一股香氣。最是好聞。何不多聞一下子。楊倚雲道。既然如此。你也不必預備糖了。我們就坐在這裏聞一陣子就算了。柳暗香道。可不就是這樣。若是注意在喝。何不上咖啡館子裏去呢。楊倚雲笑道。咖啡館那裏有這樣好啊。說時。目斜視着柳暗香。她微微一笑道。這種好聽的話。不

要對我說。對小阿妹去說罷。楊倚雲笑道。這是你自己見外。其實我們的交情都差不多。這樣一句平常的話。好像並不重要。柳暗香聽了。却非常的歡喜。當時斟了兩杯熱咖啡。親自加上糖塊。小茶匙也放在裡面。然後一雙手捧了承杯子的碟子。笑嘻嘻的送到楊倚雲面前。楊倚雲接了一面喝咖啡。一面和她說笑。感情益發濃厚了。說來說去。少不得又談到電影上去。柳暗香道。公司裏現在要我拍一部少奶奶的扇子。你看怎麼樣。我以為美國已有兩部這個片子了。我們若拍不好。和人家一比。又是要挨罵的。不過我倒只是想試一試。連扇子都預備好了。她說到這裡。就跑進屋子裡去。取出孔雀尾拚成的一把扇子來。她打開扇子。遮住了臉。却把眼睛在羚毛縫裡看人。笑問道。好不好。楊倚雲接過扇子來一看。笑道。很好。很精緻。柳暗香笑道。你要是喜歡。這把扇子就送你罷。楊倚雲道。你不用嗎。柳暗香道。原來我是演少奶奶這一角。現在改了。我演母親。這把扇子

○我就用不着了。楊倚雲笑道。你用不着。我更用不着了。我若拿着孔雀尾扇子。那成個什麼樣子呢。柳暗香聽說。咬了嘴唇。微笑着想了一想道。你願意我送你一把扇子嗎。楊倚雲笑道。你送我東西。我那裏還有不願意之理。柳暗香聽說。馬上轉身進屋去。不多大一會兒工夫。手上握着一柄象牙骨小小的扇子出來。因笑嘻嘻的交到楊倚雲手裏。笑道。這個送給你。可是有一層。人家問起來。你不要說是我送的。楊倚雲笑道。朋友送朋友的東西。大大方方的事。瞞人作什麼。柳暗香道。那就不必管。我送你東西。要求你這一點小事。你總可答應的。楊倚雲道。你果然要我保守秘密。我一定替你保守秘密。不過你要我保守秘密的用意。我倒實在不懂呢。柳暗香道。有什麼不懂。你裝傻罷了。你直是要宣傳。我也不怕。交情是交情。謠言是謠言。楊倚雲站將起來。用手拍了拍她的肩膀笑道。說了半天。倒是你這句話中肯。我現在要走。晚上在卡爾登跳舞廳裡會。柳暗香因他

拍了肩膀。順手撈住他的手提着。一路送了他出大門。一直看見他上了汽車方才回去。楊倚雲心想。她向來和我表示殷勤。我就懶得理他。現在聽得人說我和月英有些糾葛。所以乘機而入。但是我縱然和月英翻了臉。也不至於靠到你這邊來啊。你送我一把扇子。還要我保守秘密。真是像煞有介事。楊倚雲對她的態度是這樣。所以到了晚上卡爾登飯店。楊倚雲並沒有去。只把柳暗香等了一個夠。次日柳暗香和他見面。他倒先道了歉。也就算了。這天月英也來了。和楊倚雲不同幕。也沒有和他說什麼。演完了就走。楊倚雲當之大衆的面。覺得反有點不好意思。便對月英道。車子在門口呢。我送你回去罷。月英本想說他幾句。女孩兒家。心總是軟的。當着大家的面。有些抹不下面子來。只將鼻子哼了一聲。楊倚雲看他兩眉雙鎖。一雙亮晶晶的眼睛。而今只是看着地下。那喜氣團團的臉上。一點笑容沒有。這就怪可憐的。心裏老大不忍。陪着他上了汽車。和他一塊兒坐着回家。

○這時○已是八月天氣○馬路兩邊的樹葉○略略有些焦黃的了○西風吹在上面○有點瑟瑟作響○月英只穿了一件印度綢旗衫○風吹得飄飄然○楊倚雲撫摸着她的手道○你不冷嗎○月英搖搖頭道○不冷○但是這樣天氣冷○你還爲什麼拿着一把扇子○楊倚雲順手就把扇子交給她○笑道○這扇子很好哇○月英接過打開一看○見是牙骨泥金頁的○便掩住嘴唇○偏着頭想○因道○這把扇子我在那裏見過啊○楊倚雲笑道○你自然見過○可是這個人不會做人情○秋風早起了○要扇子有什麼用○月英歎了一口氣道○秋風一起○扇子本來就該丟了○秋風啊秋風○你總要算是扇子的勁敵了○楊倚雲笑道○西風雖然是扇子的勁敵○但是那不過眼睛的事○到了明年○天氣熱了○還是得用扇子的○世界上永久有西風○永久有扇子○月英道○雖然西風和扇子○永久是有用的○但是扇子用久了○就會壞○西風呢○他是永久不會變的○楊倚雲知道她這話明指着自已變心○因笑道○你不要誤會○送這把扇

子的人。和我並沒有什麼交情。月英道。我一點兒也不誤會。我想起來了。這是柳家姐姐送你的。對不對。她也是癡心妄想。他也不想楊家大少。現在是什麼人。多少人要巴結楊大少還巴結不上。那裏會有工夫來理會你這樣一個倒霉的同事呢。楊倚雲聽了她這樣的話。心裏很不高興。不過她指的是柳暗香。老柳並不是自己要擁護的人。很犯不着爲了她來和月英翻臉。當時聽着這些話。也不過含着微笑。却不肯多說話。月英見他不作聲。一時又不知道要找幾句什麼話來說好。心裏也不住的在划算之中。只這一划算之間。雙方都靜默起來。你望了我一眼。我也望了你一眼。各不言語。屋子裏立刻靜沉沉的。幾乎掉一管針到地下都可以聽見響聲。月英深深的歎了一口氣道。唉。既有今日。何必當初呢。楊倚雲笑道。你這話說得好。很像紅樓夢上林妹妹的口吻。月英道。我不是說你。你不要多心。我不過有點感觸。偶然歎了一口氣罷了。我現在的環境裏。我只有悲哀。我希

望公司裏趁着這個機會。讓我拍一部悲慘的片子。我想……楊倚雲拿了帽子戴着。馬上就走。笑道。我不要在這裏罷。我在這裏。惹着你心裏老是不痛快。他的話還沒有說完。人已經離開屋子了。月英看到楊倚雲這樣落落難合的樣子。和從前簡直是兩個人。不料男子漢的心腸。却是這樣容易變換。從前以為他是真能疼我。所以阿哥長阿哥短。叫得非常親熱。兩個人交情的濃厚。也沒有法子形容。簡直就是非辦到結婚不可。他是一再和我表示。願作終身的良伴。我總以為年輕。不肯就答應。前三個月。我們還合演了一張片子。叫着甜蜜的回忆。就是說一個愛吃糖的女子。為一個有錢的男子所戀。慢慢就談到婚姻問題上。終久是結婚了。結婚之後。男子天天上俱樂部。就把少婦拋開。我當時還對他說。上半部的女主角。太像我了。我不願意演。他就說。你以為兆頭不好嗎。正是因為你和片子裏的主角很像。所以才要你來演。拍片子是拍片子。我們的事。是我們的事。那何必

混扯到一處去。當時我也不留心。就這樣過去了。據現在看起來。我還只上當一半。幸而沒有和他結婚。若是結婚之後。他把我拋棄了。我怎麼樣子辦呢。可是話又說回來了。他雖沒有和我結婚。然而我們這一層關係。社會上誰又不知道。這個時候。我們忽然翻起臉來。社會上又少不得當一種影界趣聞去傳說。我總算。是人家拋棄過的一個女子……她想到這裏。真不由得肝腸寸斷。心想楊倚雲和自已。本來年歲差的很大。無愛情之可言。因為他對於自己一往情深。態度非常的誠懇。所以慢慢的爲他所動。就允許了他的婚約。不料他爲了旁人的引誘。無緣無故。就和我變臉。我和他一年的盤桓。人家只有幾大。就奪了過去了。可見男子的心腸。十分的容易變。但不知奪我愛的女子。是個怎樣漂亮的人。我倒很願意知道。月英越想越難過。這一天便情思昏昏的。只是想睡覺。到了晚上。心裏非常的難受。便出去看電影。偏偏這天的片子。情節又是說一個女子爲男子所拋棄。

的。無論什麼藝術。若是和賞鑒的人。性質相合。就加倍的有意味。能引起人的共鳴。月英本來心裏難受。看了這種片子。也不知什麼緣故。眼淚水只管向下落。電影散場之後。回了家去。還是睡不着。坐不穩。便開了亭子間的樓窗。向外看看月色。這亭子間外面。正是一條又長又靜的大馬路。馬路兩邊。牽連不斷的綠樹。恰是一望無際。那缺着一小邊的新月。已沉到遠處一個禮拜堂的鐘樓犄角上。這時。天上一點雲彩也無。在這電光稀少的地方。風露天空裏的月色。自然帶着清涼的意味。西風過來。吹得那一帶秋葉。發出一陣一陣沙沙瑟瑟的聲音。滿懷幽怨的人對行。更有一種不可言喻的傷感。在這時。忽然一個感念。想到和楊倚雲合演甜蜜回憶的時候。其中有這樣一幕。就是那個女子是在半輪新月之下。允了一個少年男子的婚約。後來這女子爲男子拋棄了。還在半輪新月之下。回想從前的事。前次的新月。是一雙人影。在一刻千金的春園中。後來的新月。是個孤獨的少

女。在滿天風露的樓窗下。彷彿。那捲影片。竟是和現在的我寫照。細想起來。凡事多少有些預兆。當年演這個片子的時候。自己曾想到這事不大妙。不演的好。那時楊倚雲一定說沒有關係。唉。如今看起來。真是注定了的了。想到這裏。只望了那半輪沉沉欲下的新月出神。轉身又一想。楊倚雲他們要新組一個公司。第一個大片子。預定了就是二喬。他的意思。就讓我演小喬。小喬是個幼年寡婦。他若自己演周瑜。那不更是不吉祥嗎。不過演電影演戲。無非是悲歡離合。不是做好結果就是做壞結果。那裏忌諱得許多。這樣說來。又不見得有什麼關係了。她一個人先是站在樓上裏面望月亮。慢慢的就站過來靠住了窗檻。兩手抱了胸。伏在窗檻上。也不知道有什麼奇異的感觸。好像要這樣看着月亮。心裏才會痛快。可是看着月亮。也說不出什麼意味。對了天空。只是這樣望。直望得身上冰冷。像洗了一個冷水澡一般。萬萬坐不住了。這才走向正面房。一倒上床。腳擦着

脚○脫了鞋○腿一縮○就隨手牽了被頭○向身一蓋○糊裏糊塗的便睡着了○她人是疲倦到了極點○一覺睡去○竟不知道醒過來○李旭東候到一點多鐘○還不見她起來○便上樓來叫醒她○走到床面前○不覺嚶呀了一聲○欲知爲何○下回交代○

銀漢雙星 第九回

銀漢雙星

張恨水

第十回

銀漢同離雙星割席
玉樓重閉少女歸心

却說李旭東見到了中午。月英還不曾起床。便到樓上來看她。只見她兩目深陷。臉子瘦了許多。不由得哎呀了一聲。月英被他這一聲驚醒。就坐了起來。李旭東道。那一些時候。我看見你總是這樣心神不安。好像有一身的病。這電影可以不必演了。既掙不到錢又受累。你照一照鏡子看。今天你越發瘦得不像個樣子了。月英覺得從前和楊倚雲有那一番感情。如今說是冷淡了。很難爲情。這實話是不能說的。隨便就答應不過是受了涼。並沒有什麼病。李旭東雖然知道她和楊倚雲的感情淡了許多。但是這也是少年人慣性如此。不足爲怪。當時也沒有問到此層。

只是叫她不要到公司裡去。請一天假而已。月英實在也是懶上公司。當真的寫信去請了假。信到了公司裏。大家都知道不完全是病。和楊倚雲大有關係。有人就勸他不要讓小阿妹太失望。應當去看她一看。楊倚雲也覺自己有些對不住人的地方。似乎要去安慰她一番才好。工作完了。打算就走。剛要出門。春萍打了電話來了。說是在玉天春吃東西。請他趕快去。說完。又叮囑了一句快點。楊倚雲知道等人的事。最是煩膩不過的。況且又是女子等男子。因此且不問別的事。一直就坐了汽車來會春萍。誰知一問玉天春茶房。她並沒有來。不過打了一個電話來。定好了房間。楊倚雲怕人家等。結果反要來等人一直等過一個鐘頭。春萍纔姍姍而來。楊倚雲一見。伸了一個懶腰。便笑着站起來道。你這人真是豈有此理。自己沒有到。老早的就催人家來。春萍笑着用手向他點了幾點道。你這人應該要怎樣罰你才對。楊倚雲道。好好的爲什麼要罰我。春萍道。你同飛豔的事。你以

爲我不知道嗎。她請你吃了。請你玩了。又送了你的東西。楊倚雲先聽她說。知道了這件事。料到魚與熊掌。不可得兼。據現在春萍所談。那就知道的很少。這倒無關緊要。就笑道。我原不認得她。也是你介紹的。她也就只送了我一點東西。還有別的什麼沒有。春萍道。慢慢來呀。日子久了。自然就會有問題了。楊倚雲笑道。決不。決不。我不是那樣口是心非的人。你放心罷。春萍將嘴一撇道。我有什麼不放心。她嘴裏雖是這樣說。心上可是真怕把他失了。當時請楊倚雲吃了飯。走上前。將他的西服牽着看了一看。問道。這套衣服。是多少錢做的。楊倚雲道。很便宜。只花了四十塊錢。春萍道。一個電影大明星。穿這樣蹩腳的衣服。多難爲情。你同我一道去。我替你做兩件衣服。你看好不好。楊倚雲聽他這話。知道他是要送禮。心想你那是送我的禮。你是要和飛豔賭賽。管他呢。我是樂得受用。笑道。我還沒有送你什麼東西。你老送我的禮……春萍不等他說話。就道

○你這個人真是小器不過。這還值得說嗎。楊倚雲聽說。也就一笑。當時便跟隨她到公司裏去做了兩套西服。共是一百二十多塊。都由春萍代定。楊倚雲覺得人家盛情可感。不能花了人家許多錢。還是拋了人家走開。因此陪着春萍在一處。又週旋了好幾個鐘頭。次日在大東旅館出來。却恰好和飛豔碰着了。飛豔一看手上的手表。還只有十點三刻。因笑道。阿楊。怎麼這樣早。你就在旅館裏。她原是一句很平常的話。楊倚雲倒是滿懷的鬼胎。一刻時臉上先不安定起來。微微一笑道。我我找一個北方來的朋友。你也不晚啦。飛豔笑道。我是來找你的。楊倚雲道。你怎樣知道我在這裏。飛豔越聽他的話音。越有些可疑。就抿嘴一笑。然後說道。我嗎。○我有報耳神。楊倚雲道。你不要聽外面的閑話。晚上會罷。說畢。搶步就走了。飛豔倒是真到這裏來探聽一個人。碰見了楊倚雲。她倒把正事離開。來調查他的事。後來碰見春萍。心裡就恍然了。她想到楊倚雲晚上會的那句話。到了下午。她就幾

次打電話到銀漢公司裏去。請楊倚雲晚上吃飯。他有人陪着。自然是來的了。從此以後。春萍和飛豔兩個人。就輪流的糾纏楊倚雲。他神魂顛倒。更是沒有功夫去見月英。他們三人合股的汽車。也常常分用不過來。楊倚雲爲減少麻煩起見。索興將李氏父女的股分也認過來了。從此汽車爲他一人所獨有。來去更是自由。大家各作各事。也就整個星期不會面。這一天他因爲由月英家裏經過。順道到她家裏來看看。恰好月英父女二人都在家。却不約而同的笑着叫了一聲稀客。楊倚雲笑道。也不算稀客。不過一個禮拜沒有來罷了。說着話一挨身靠住月英所坐的那張鞦韆坐下。李旭東怕他二人還有什麼私人交涉。啣了一根煙捲。就搭訕走了。月英這一兩個月以來。面孔長得越是圓圓的了。兩片玉腮上。一層薄薄的血暈。猶如抹了一層胭脂一般。她的頭髮。始終剪的是雙鉤式。黑黑的。長長的。一直披到下巴額邊來。不過她到了相當的年歲了。人格外長得豐潤起來。在往日。楊

倚雲少不得贊她一聲筋肉美。可是現在看到。倒以爲她是發了胖。反嫌拙笨。却
不甚加以注意。只是默然的側面坐着。有一句沒一句的和她說話。月英看他不像往
日那樣意致纏綿。又認爲他是墮歡重拾。或者有些不好意思。便笑道。你是難得
來的人了。你來了。我應該好好的招待你一下子。請你稍爲坐一坐。我親自作一
杯咖啡你喝。好不好。楊倚雲道。何必自己去忙呢。我們坐着談一會子就是了。
月英道。是吧。大概我不如柳姐姐作的好咖啡吧。怎麼你還巴巴的到她家裏去。
讓她作咖啡你喝呢。楊倚雲道。你不要誤會。我不要吃你做咖啡。是好意。省得你受
累……月英將頭一擺道。不要說這樣的話。這樣的話。說給那下流的女子去聽罷
。楊倚雲冷笑着。一抬肩膀。鼻子哼了一聲。口裏雖然沒有說什麼。可是他心裏已
經大大的不以她的話爲然了。正在這個時候。樓下嗚喇嗚喇。一陣汽車的喇叭聲
。只管叫了出來異常刺耳。月英實在忍不住了。就打開樓窗對着樓下喊道。阿根

○你難道是小孩子嗎。怎麼老弄那個喇叭。弄得非常的刺耳。那汽車夫笑道。李小姐。你現在管我不着了。我是楊先生的車夫。不是你的車夫哩。說時。手裏按着喇叭。嗚喇喇。又響上了一陣。他先時按喇叭。月英還認爲他是無意。現在這樣一來。分明是有意和人爲難了。當時氣得臉色發黃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回過頭來見楊倚雲坐在那裏。還是笑嘻嘻地。就對他道。這阿根說話。太豈有此理。你非把他辭掉不可。楊倚雲道。他按幾下喇叭。這也是很小的事。何至於地就歇他的工。月英道。按喇叭原是不不要緊。可是他說的話。實在不中聽。因就繃着臉。把剛才阿根說的話。對楊倚雲說了一遍。他笑道。這種人。本來就沒有知識。你和他計較些什麼。月英道。當真嗎。難道我的面子還不如一個汽車夫。楊倚雲笑道。這實在是一件不值得注意的事。何必爲這一點小問題和我一個汽車夫過不去。月英見他這樣衛護一個汽車夫。心裏非常不平。恰在這個當兒。樓下面那汽車喇

叭聲。又嗚喇嗚喇響將起來。楊倚雲道。這個阿根實在是個淘氣的東西。他還在
那裡鬧。月英道。你看看。他這樣鬧。簡直是和我爲難。你若不辭掉他。以後你
若到舍下來。就不必坐汽車。免得我沒有面子見他。楊倚雲道。你這話逼我太甚
。爲了你我還不能坐汽車嗎。慢說我們不過是平等的朋友。就是你作了大總統。
你也不能不許我坐汽車來見你。月英道。你不要斷章取義。把話來壓我。我原來的
意思。不是這樣說。楊倚雲道。你不是說。以後不要我坐汽車來嗎。那要什麼緊
。以後我不到府上來拜訪就是了。說時。戴了帽子馬上就要走。月英道。我們這
樣寒素的人家。那裏敢望大駕光臨。以後不來。我們也不敢去奉旨請啦。楊倚雲聽
她說了這句話。冷笑了一聲。將手一橫。在空中作一個割橫的樣子。笑道。好。
我們劃地絕交。說畢。氣沖沖的竟自下樓去了。這一下子。把月英的小心都氣碎了
。真不知道楊倚雲心腸有這樣硬。爲了這一點小事。兩個人就劃地絕交。馬上就

向床上一倒。哭得死去活來。哭得久了。人昏昏沉沉的。就這樣睡着。不過心裏還是明白的。當楊倚雲走的時候。李旭東在樓上亭子間裏。就把他兩人爭吵的話。聽了一個清楚。這時見月英哭得這樣。心裏也是憤憤不平。說道。你也不必哭。這總算讓你我長了一番見識。你也不必再去拍電影了。錢沒有賺到。惹了不少的何苦呢。再要去。煩惱更大了。唉。人心難摸啊。到了現在。我才知道少年人是靠不住的。說着這話。背了兩手在屋子裏踱來踱去。這一篇話說得兜動月英一腔心事。伏在床上。更是哭得厲害。他本來就有點病。這樣一來。愁病交集。更是憔悴不堪了。月英本來是個無愁女兒。都只爲要演電影。認識了楊倚雲。惹下了這一場煩惱。若是根本上就不拍電影。那裏會認識楊倚雲。因這樣一想。她灰心已極。到了次日。就寫了一封信到銀漢公司的經理處。說是自己身體不好。時常害病。不能繼續工作。只得辭去職務。在家中休養。將來病體好了。再來合作不遲。

○公司裏的人。早就知道她和楊倚雲感情弄得很壞。已經沒有精神作事。勉強也是無益。就讓她辭職。那楊倚雲這一向子被兩三個妓女絆住。一天到晚講究遊玩。已不像從前那樣熱心藝術。加上公司裏給他的薪水。不過一百二十塊錢。抵不了春萍飛豔送他一件小小的東西。他對於銀漢公司的職務。更是隨便。決定了把自己要開的公司。努力開起來。那邊銀漢公司。對他就很不滿意。加上這回李月英受了他的騙。大家也有些不平。楊倚雲一想。莫讓公司裏辭我。面子難看。在月英脫離銀漢公司的時候。他也就寫信辭職。楊倚雲和月英。在銀漢公司。總算是兩顆燦爛的明星。忽然之間。兩人同時脫離。社會上不明真相。却猜一個正反。說是他兩人要離開上海。到北京去結婚。有些造得更厲害的。更把他們的行爲。造得進了一步。說他們爲了事實的逼迫。不得不提前結婚。雖然他有了神聖的職業。却也顧不得許多了。這話傳到月英耳朵裏去了。更蒙着一種重大的侮辱。心

裏非常的難過。正好是上兩個星期。又在話片公司新灌了兩段歐曲。得了三千塊錢。和父親一商量。好好找一所屋子。讀一點書。不要雜居在鬧市了。李旭東也同意。就在徐家匯路極端找了一所小樓。樓外臨着一條樹樹相接的綠街。進來是鐵柳門的短牆。也有個上三丈見方的敞地。栽着花草。一片石路通到走廊上。這在上海。已經是中等階級住戶。不易找得的所在了。樓下三間房。李旭東作為會客看書吃飯之所。樓上三間。李旭東佔了一間。把二間就讓給小姐了。月英把一間來作了書房。一間作了寢室。書房便是臨街的一間。好在這裏是大街的支路。街上車輛很少。並沒有什麼聲音。來吵鬧。月英買了新舊許多小說。堆在屋子裏消遣。父親是個音樂家。家裏有的是樂器。看小說看煩了。就拿着樂器來解悶。窗戶的牆上。扒滿了綫黑黑的爬山虎。把牆擋的一點都看不出來了。綠藤之中。挖着兩個窟窿。那就是窗戶了。窗戶玻璃裏。垂着兩邊分垂下來的白色窗紗。人要在

牆外走。看見綠的白的相襯。知道這裏面大有人在了。有時候。一種悠揚的歌聲。從裏面傳出來。尤其令人得着無限的美感。月英住在這樓上。戲也不聽。電影也不看了。跳舞場也不去了。除了吃飯。並不下樓。有時候。李旭東的客要見月英時。月英也推託着不肯相見。把一個活潑潑的小妹妹。成了一個深居繡樓。千金小姐。每天只有那幾分日報。是她和社會接近所在罷了。上海社會上。一個時代。有一個時代的狂熱。這個時候。上海正在鬧電影明星狂。像李月英這樣鼎鼎大名的名兒。自然是全社會所注意的。現在忽然隱姓埋名。不知所在。誰也當作一件新奇事兒來揣度。大小報上。不時有一種離奇的新聞登出來。和事實相去很遠。李旭東看了很是生氣。月英理也不理。只是一笑置之。每日無事。自按着琴。就在樓窗下漫聲低唱。越悶得慌。也越唱得悠揚婉轉。在樓下經過的人聽到樓上這一種歌聲。也都不免爲之悠然神往。這一天是夕陽將下的時候。月英見那淡黃的

日光○照在對面佈滿了長藤的牆上○藤上的葉大不是從前那樣一片綠油油了○其間也有一兩片焦黃的○遠遠的看去○就含有一種很濃厚的秋意○俯首一看樓下○草也枯萎了許多○幾棵草木的花○也落去不少的葉子○看到這裏○覺得今天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觀念○於是捲起窗紗○開了窗子○唱了一個秋風歌○她唱到得意忘情之際○忽聽得樓下馬路上○有一陣汽車鳴喇鳴喇之聲○她忽然有一個感覺○樓上聽到樓下的聲音○樓下豈聽不到樓上的聲音嗎○馬上將窗子一關○依然放下窗紗來○她關窗子的時候○眼睛望着遠處○却不料緊靠樓底下的一條路上正停着一輛汽車○汽車的主人翁○不是別個○就是楊倚雲○他還帶着一位得意的女友春萍校書○這大因為下午沒事○自己開了汽車○和春萍出來兜圈子○走到這裏附近開汽車偏偏出了毛病○因慢慢着汽車○沿路找修理汽車的地方○恰好月英這樓隔壁○就是一家汽車行○楊倚雲將車開到樓下牆的旁邊○春萍坐在車上沒有下來○他

却叫了車行裏的人來修車。自己在一旁監督着。正在這個時候。樓上的歌聲。慢慢唱了起來。起先幾句。沒有聽得清楚。只經兩三分鐘的時間。那聲調很是耳熟。就一個字一個字都聽懂了。那歌音是。

月暈知道風要生。雲間知道天要晴。天地間的事兒都料得定。只有一寸人心無憑準。說他比天地還深。比風兒月兒還不定。他說暗又明。說死又生。哎呀這可愛又可怕的一顆心。

從今不要談什麼恩。從今不要談什麼情。那情經都能變做冤和恨。只有自己相信。自己是正恩……

楊倚雲不必再向下聽。知道唱歌的人。正是月英。這歌的詞兒。本來就十分哀怨。她又唱得極其淒切。靠了汽車。人都聽呆了。春萍伸了一隻手。搖着他的手臂。笑道。阿楊。你聽聽。這唱歌得多麼好聽啦。這是什麼歌。楊倚雲無精帶彩的笑。

了一笑。車子修好。給了行裏的錢。坐上車去。剛要開車。抬頭一看。窗子裏伸出兩隻紅袖。露出雪白的手。將窗戶拍的一聲關了。楊倚雲心裏這十分難過。真不可以用言語來形容。開了車便跑。春萍却說歌好聽。埋怨他沒有聽一聽呢。

銀漢雙星 第十回

一七二

銀漢雙星終

民國二十年十月初版

銀漢雙星……全書一册

定價大洋八角

外埠酌加郵費匯費

版所不翻
權有准印

著者 張恨水

印刷者 群衆書局

出版者 群衆書局

發行者 群衆書局

總經售處 上海四馬路世界圖書局

各省世界圖書局均有分售

857.4
311-9